

魯迅傳

任鶴鯉譯著



星洲出版發行

1945



MG
K825.6
78

魯 迅 傳

任 鶴 鯉 譯 著



3 2168 6547 1

星 洲 出 版 社

1 9 4 5

B

207024



目錄

第一章	少年時代	一……一〇
第二章	留學時代	一一……二三
第三章	鄉里生活	二三……二九
第四章	北京·沈默	二九……三三
第五章	吶喊	三三……四一
第六章	彷徨	四二……五〇
第七章	廈門行	五一……六〇
第八章	廣東受難	六一……六五
第九章	上海生活 (一)	六五……七一
第十章	上海生活 (二)	七一……七八
第十一章	晚年	七八……九〇
第十二章	哀榮	九〇……九六
附 篇	魯迅先生年譜	九七……一一〇

第一章 少年時代

魯迅，原名周樹人，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八月三日生於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口，是世代書香人家的子弟。祖父介孚公以翰林學士卜居北京，父親伯宣公也是儒者。魯迅呱呱墮地後，北京的祖父就給他取名樟壽，字豫山；後來，因「豫山」二字發音近似「雨傘」，請於祖父，改名曰豫才。稍長，赴南京投考水師學堂，始改名曰樹人。

說起紹興，原是春秋戰國時代的越國之都城，又是名酒的出產地，人口約十萬，城廂內，河道縱橫，是一個靜穆的古城。離城郊不遠，田園風景，恬淡入畫，會稽山巍然聳立，形勢頗峻峭，流入城外的河水，清冽澄碧，為中國河川中所稀見。

魯迅的父親對孩子們似乎比較淡漠些，而祖父是熱愛着孫兒們的。魯迅自己，一方面深受着祖父的影響，另一方面也繼承着祖父的氣質。對於這樣一個祖父，原有詳加記述的必要，但遺憾的是現在只能就所知的極簡單的說述這一點。魯迅小四歲的弟弟是作人，比作人又小四歲的是建人。作人是學貫中外的文學者兼隨筆家；（但是他的節操，就遠不及他的兄弟，

並且現是個附逆者，）建人雖不比乃兄出名，却是個寫過許多冊關於生物學的著作家。

魯迅六歲入學塾。在幼年時代，他的嗜好是看社戲和繪畫等等。關於社戲和繪畫的事，他自己也常常在筆下提及，周作人曾在一篇細密而有趣的文章中說到魯迅愛書畫的故事，是這樣的：

豫才從小就喜歡書畫——這並不是書家畫家的墨寶，乃是普通的一冊一冊的線裝書與畫譜，最初買不起書，只好借了繡像小說來看，光緒癸巳，祖父因事下獄，一家分散，我和豫才被寄寓大舅父家裏，住在皇甫莊，是范嘯風的隔壁，後來搬往小皋埠，即秦秋漁的娛園廂房。這大約還是在皇甫莊的時候，豫才向表兄借來一冊「蕩寇志」的繡像，買了些叫作「吳公紙」的一張毛大紙來，一張張的影描，訂成一大本，隨後彷彿記得以一二百文錢的代價賣給書房裏的同窗了。回家以後，還影描了好些畫譜。還記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馬鏡江的「詩中畫」，或是王治梅的「三十六賞心樂事」，描了一半，暫時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畫了幾筆，却畫壞了，豫才扯去另畫，祖母有點悵然。後來，屢歲錢等略有積蓄，於是開始買書，不再借抄了。頂早買到的，大約是兩冊石印本岡元鳳所著的「毛詩品物圖考」，這書最初也是在皇甫莊見到，非

常歡羨，在大街的書店裏買來一部，偶然有點紙破或墨污，總不能滿意，便拿掉換，至再至三，直到夥計煩厭了，戲弄說：這比姊妹的面孔還白呢，何必掉換？乃憤然出來，不再去買書。

至於社戲，那是他每年夏天跟着母親歸甯，到一個名叫平橋村的小村莊附近的趙莊去看的，每次總是坐了烏篷船，在左右都是豆麥田地的河流中，航行約五里，這種往還於途中的樂趣，似乎比社戲還要使他難忘，其後，他曾經在一篇題名為「社戲」的短篇小說裏，把童年的回憶特意敘述到一回。在那篇小說裏，他描寫着，到趙莊去，是在夜裏，船中沒有大人，全是少年們，由幾個年紀大一點的搖船。月色朦朧在水氣裏，淡黑而起伏的連山，彷彿是蹦蹦的鐵的獸脊似的，遠見幾點漁火，又聞不知何處傳來的婉轉而又悠揚的橫笛之音。

戲台正搭在莊外隔河的空地上，他們一夥兒遠遠的停了船，在船中依稀地眺望着幻影的舞台。台上有一個長鬍子的武生，背上插着四面小旗，掄着長槍，一羣赤膊的人翻着斛斗；後來又走出一個小旦來啣啣呀呀的唱着，忽而又有一個穿紅衫的小丑被綁在台柱子上，給一個長白鬍子的用馬鞭打起來了。這時候，大家都很掃興，就上了歸途。

月還沒有落，彷彿看戲也並不很久似的，而一離趙莊，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潔。回望

戲台在燈火光中，却又如初來未到時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樓閣，滿被紅霞罩着了，吹得耳邊來的又是橫笛，很悠揚；我疑心老旦已經進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說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後了，船行也並不慢，但周圍的黑暗只是濃，可知已經到了深夜，他們一面議論着戲子，或罵，或笑，一面加緊的搖船。這一次船頭的激水聲更響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條大白魚背着一羣孩子在浪花裏竄，連夜漁的幾個老漁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來。

魯迅把這段歸途中的情形，描述得很美。不久，搖船的都說很疲乏，而且因好久沒喫東西而饑餓了，大家都上岸去跑到豆田裏偷摘「羅漢豆」，（即蠶豆，），急忙攜回船中煮食起來。到家時，已經三更過了，只有他的母親，獨個兒站在橋腳邊等他這麼久。

跟魯迅年幼時代有關，而且使魯迅長大來常常在追懷着的，還有他家裏的女工長媽媽，與出入於他家中的一個「忙月」（即臨時論月幫做的短工）的兒子閩土。

長媽媽是魯迅的保姆，是一個黃胖而矮的女人，中國沒有姓「長」的，爲什麼稱她長媽媽呢？那是因爲大家都把她叫慣了的原故，關於這個名稱的來歷，據長媽媽告訴魯迅，是先

前魯迅家裏有一個女工，生得又高又大，因此叫她長媽媽，但後來她回自己的老家去了，由矮胖的自己來補缺，大家叫慣了，不便改名，也就把她叫做長媽媽了。這個女工雖無智，却是個樸素可愛的人。魯迅幼時跟這位長媽媽睡在一床，聽她講中國的各種習俗，傳說，和故事。她是個健談的女人，常喜歡噉噉索索，向人們低聲絮說些什麼事，還豎起第二個手指，在空中上下搖動，或者點着對方或自己的鼻尖。一到夏天，長媽媽睡在牀上，擺佈成一個「大」字，簡直是擠得魯迅沒有翻身的餘地，推不動，叫不醒，在連熱帶擠裏，魯迅感到十分的苦惱。

枕上，她常常教魯迅許多的道理，例如：死了人或生了孩子的屋子裏，不應該走進去；飯粒落在地上，必須拾起來；晒褲子用的竹竿下面，萬萬不可鑽過去等等。此外，在大除夕的晚上，她還教導魯迅，說：「明天清早，一睜開眼睛，第一句話就得對我說：『阿媽，恭喜恭喜！』」

她常常對魯迅講「長毛」（太平天國軍的別名，）的故事；有一次，她說：

「像你似的小孩子，長毛也要擄的，擄去做小長毛，還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擄。」

「那麼，你是不要緊的。」魯迅說。

她嚴肅地說道：

「那裏的話！我們就沒有用處？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

有一次，魯迅忽然聽到人家說起繪圖的「山海經」，那裏面，畫着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脚的鳥，生着翅膀的人，沒有頭面而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從此，他便念念不忘於這畫中的怪物。連長媽媽也來問：「山海經是怎麼一回事？」他知道，談也無益；但既然來問，也就一一地對她說了。不久，她告假回家以後四五天，回來了，高興地說道：「哥兒，我給你買來了！」就拿出一包四冊「山海經」。這就是魯迅最初到手的最心愛的寶書。

魯迅在一篇追懷長媽媽的文章的末段，一變其十足幽默的筆觸，寫着：「仁厚黑暗的地母呵，願在你懷裏永安她的魂靈！」

閩士是出身於紹興鄉村裏靠海濱的常出入於魯迅家裏的一個農民的兒子，這在前面已經提及了，他教給魯迅一種捕鳥的方法：在下雪天掃出一塊空地上，撒下米穀，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看鳥雀來喫時，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檢貝殼的方法：月夜西瓜田的神祕的最初的一個人。

幼年及少年時代的魯迅，既沒有兒童讀的畫本和童話本，又沒有遊戲和運動，在私塾裏的唸書，只是暗記一些不懂其中在說着什麼意思的書本，所以他對於閩土以大自然爲對象的活潑生活，感到怎樣的豔羨，那是可以想像得出的。

他十三歲那年春天，祖父介孚公從北京回來。是年秋，因公被囚於杭州獄舍；父親伯宣公適於時此患着重病，全家都在極度的不幸裏。

先前，魯迅家裏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怎樣愁及生計，遭了這次變故，加以親戚和近鄰都來加以迫害，財產遂全被侵佔，家人也不得不被迫分散。魯迅和作人被寄在紹興城外皇甫莊大舅父之家，因不堪忍受虐待，遂僅把作人留養在大舅父家，魯迅則回到杭州去了。

父親在這樣的苦境中病了三個年頭。

這時期，魯迅差不多每天都出入於質鋪和藥店之間。藥店的櫃台和他一樣高，質鋪的櫃台比他高一倍。他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拿抵當的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去買藥，回得家來，還得忙着做別的事，因爲醫生開方的藥引都很奇特，例如：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這些都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因此，魯迅不得不爲着尋找這些東西而終日奔走。

藥生隔一日診一次，診金是一元四角，這診費雖然是爲數極微，但在當時家產蕩然的周家，却也不易張羅。這醫生診治了有二年之久，魯迅始則漸漸地跟他廝熟了，繼則差不多成爲了朋友。

二年後，有一天，他忽然推薦一個名叫陳蓮河的醫生，說道：「病是不要緊的，不過，這位先生本領比我高，經他的手，可以格外好的快。」這意思是給了魯迅一個暗示，說他父親的病是沒有回生的希望了。

自然，還是不能不改請陳蓮河先生。陳醫生的診金也是一元四角。因爲這醫生和以前的醫生所用的藥引不相同，魯迅的苦痛也就增加一重，而其效驗依然是沒有。

「我有一種丹，」有一次，陳蓮河先生說：「點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爲舌乃心之靈苗……。價錢也不貴，只要兩塊錢一盒……。」

他父親沉思了一晌，搖搖頭。

「我這樣用藥，還會不大見效，」有一次陳蓮河先生又說：「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他父親沉思了一晌，搖搖頭。

魯迅極端恨着這樣的治療法，所以他後來在一篇「藥」裏，寫着這樣的話：

凡國手，都能夠起死回生的，我們走過醫生的門前，常可以看見這樣的匾額。現在是讓步一點了，連醫生自己也說道：「西醫長於外科，中醫長於內科」但是S城（卽紹興城）那時不但沒有西醫，並且誰也還沒有想到天下有所謂西醫，因此，無論什麼，都只能有軒轅，岐伯的嫡派門徒包辦。軒轅時候是巫醫不分的，所以直到現在，他的門徒就還見鬼，而且覺得「舌乃心之靈苗」。這就是中國人的「命」，連名醫也無從醫治的。

不肯用靈丹點在舌頭上，又想不到「冤愆」來，自然，單喫了一百多天的「敗鼓皮丸」，有什麼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腫，父親終于躺在床上喘氣了。還請一回陳蓮河先生，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他仍舊泰然的開了一張方，但已停止「敗鼓皮丸」不用，藥引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藥就煎好，灌下去，却從口角上回了出來。

這時，他對於這種怪醫術早已發生懷疑；其實，在這時以前，當他還在幼年時代，看繪圖本「二十四孝圖」的時候，他也早已感到「老萊娛親」和「郭巨埋兒」那兩幅插圖所表現的孝之觀念的不合理，並且對它懷抱着疑惑與反感了。

魯迅對於這不合理的古訓及不可信賴的醫術所起的反感，是跟他前途的生活方向存在着重大關係的。日本明治維新，肇始於西洋醫學，這固然誘動了魯迅對西洋醫學的關懷，而他痛恨中醫的苦痛經驗却也給了他強烈的推動力。他認為把無可勝數的病家從中醫的騙術中解救出來，是中國的一樁重大事件。

他一直侍護着他父親的病。到他十六歲那年，父親竟以三十七歲的壯齡而曠然長逝了。魯迅十七歲時，中國發生了大變革。翌年春（十八歲）他才立志入江南水師學堂。水師學堂者，即今日的海軍學校，該校係受當時西洋科學發達的影響而設，學費是不收的。

其時還是「科舉」未廢的時代，凡不入考場而就所謂洋學的新派，都被目為把魂靈出賣給洋鬼子的份子，所以往往被排斥得很厲害。自然，魯迅的志望，也不能獲取當時社會的讚許，連他的母親也要竭力勸阻他。可是，魯迅的意志已決——非追求新的生活不可。

他終於從流着淚的母親的手裏，拿下了爲他籌措來的八塊錢，作路費，直向南京踏上他開拓新生活的旅路。時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閏三月也。

第二章 留學時代

魯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後一年，便改進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在那裏二年於二十一歲畢業了。關於他這時期的生活，因為史料不足，不能加以詳述。總之，他在那裏才知道這世上還有物理、數學、地理、歷史、圖畫、以及體操等課目，等到看着木版全體新論和化生衛生論的時候，他才知漢醫的學說和開方完全是有意無意地在騙人。他知道日本維新之肇始於西洋醫生，也是在這一個時期。

他在這一時期，主要是熱中於科學；此外，他也很喜愛着而且購讀着介紹西洋新思想的漢文書以及小說之類。嚴幾道和林琴南底譯書，在這時很流行；前者有「天演論」、「法意」等，後者有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和科南道爾等等的作品。他是每出必盡購，歸來必細讀。對於舊籍，不甚注意；好作文章，有時也寫些隨筆及詩文。十九歲那年所作的「墓劍生雜記」中，有如下的一則：

「行人於斜日將墮之時，暝色逼人，四顧滿目無故鄉之人，細聽滿耳皆異鄉之語，一

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煙深人語喧」，皆所身歷，非託諸空言也。」

他在礦路學堂畢業的翌年，二十二歲，由江南督練公所派往日本留學，旋入東京弘文學院，這學院，以教授日本語爲主，是中國留學生的一種豫備學校，即現在東亞學校的前身。從這時起，他才稍有餘暇，耽讀哲學和文學，同時開始留意人性及國民性問題。

東渡後第二年，他轉學於仙臺醫學專門學校。早年懷抱中的西洋醫學救國之素志，逐漸進入於實踐。他所以赴仙臺的原故，似乎是厭惡東京一般留學生們的浮薄氣霧。

在仙臺醫專，他是全校唯一的中國留學生。學生中固然有和他很親近的，可是以輕蔑的眼睛看他的也很不少。他的生活可說是孤獨而且寂寥，不過，他在這裏遇着了終身難忘的老師藤野嚴九郎教授。

藤野教授是擔任解剖學的。鰲黑而瘦削的臉上長着八字鬚，戴着眼鏡，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邊幅不修的姿態，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緒。

這位教授，有一天，把魯迅叫到自己的研究室裏，要他把講義拿出來給他看。他把講義交出，藤野教授收下了；二三日後，還給魯迅，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

次」。他打開一看，從頭到尾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加以訂正。以後，這講義的訂正工作，一直持續了很久的時期。學年結束，他在本級一百四十二名中，博得第六十八名及格的成績。成績表是如次的記載着：

【課程】

【分數】

解剖	五九·三
組織	七二·七
生理	六三·三
倫理	八三·〇
德文	六〇·〇
物理	六〇·〇
化學	六〇·〇
總平均	六五·五

第二學年，藤野教授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光景，藤野教授又叫魯迅，仍用極有抑揚的聲調對他說：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教授有時間他中國女人纏足是怎樣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看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學生會幹事到他寓所來，要借他的講義看。他檢出來交給他們，却只被翻檢了一遍，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匿名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你改悔罷！」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教授在講義上做了記號，讓他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

他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教授，有幾個和他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結果發表出來。這一下，流言終於消滅了。由此却使他激起了不可遏止的奮發之情。

第二學年有微菌學的課目，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映幾片時事的片子，那時正值日俄戰爭，片子當然是有關時局的。

他在一張片子裏看見一個中國人爲俄國人作偵探，在一羣中國人圍觀之下被槍斃了。他

有感，他痛苦，於是他想放棄積極學醫的志願，去從事於靈魂之改革。拿什麼去改革靈魂呢？他認為除以文學之力取得改革外，是沒有其他方法的。

到第二學年終結，他去拜訪藤野教授，告訴他將放棄學醫，並且離開仙臺的事。教授的臉，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話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是有用的。」

因為教授的臉有些悽然，魯迅便說了一個謊語。可是教授歎息地說：

「爲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于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

魯迅離開仙臺數日前，藤野教授叫魯迅到他家裏去，交給魯迅一張照相，後面寫着兩個字：「惜別」，還說希望魯迅也送給他一張。

魯迅對於這個囑咐並沒有實行，信也沒有寫。不過，他却作了比這囑咐還有意義的一件事。他在以後曾寫過一篇「藤野先生」。民國二十四年，佐藤春夫和增田涉於岩波文庫版「魯迅全集」付梓時，曾將選譯作品的目錄通知魯迅，魯迅回答說：無論如何，希望把「藤野先生」加進去。從這一點看起來，魯迅是私自祈念着藤野教授能夠看着那篇文章，他的目的終於達到了。不過，沒有告訴魯迅。這事揭載在雜誌「文學案內」上，稍被一般人知道

的時候，已是魯迅死後的翌年（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了。

藤野教授是明治七年生於福井縣坂井郡本藏村下番，愛知縣立醫學專門學校出身後，即執教鞭於該校；明治三十四年暮，轉職於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在職至大正四年春；以後歸到鄉里，開醫院于三國町，大正八年，因在「實家」仍以醫開業的「實兄」亡故，其長男尚在修學中，接辦「實家」底診療，以迄於昭和八年；其時亡兄遺孤業已在本郡蘆原溫泉開業，基礎亦已相當鞏固，於是將「生家」以作亡兄遺孤的「出張診療所」，自己就中止往「生家」去診察。這前後雖然各部落發起歡迎他的運動，但他不願意離開生地，只租借私塾時代的舊宅前農家的一部份，以爲診療所，每日由另設的住宅，乘電車往返，從事診察。患者不消說盡是農民了，他對於患者的態度，始終是周到和懇切，有以老身獻於村民的觀念，因而受到村民深深的敬慕和信賴。

這老人的消息，是自從該地方的新聞記者坪田和雄、川崎義盛、牧野久信三人，在雜誌「日本評論」上增田涉的「魯迅追憶記」裏知道了藤野教授，私念這藤野教授不就是同人等所知道的藤野醫生嗎？前去一問，判明果然是的，於是三人合寫了藤野醫師訪問記載於「文學案內」，以後才被一般人周知了。

魯迅在藤野先生一文裏，是如此地寫着：

「在我所認爲我師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和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爲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爲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爲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將作爲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遲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所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

魯迅燃起文學運動之熱是在他回到東京以後。其實，他想寫文章之心，不一定是從看時事片子時突然而起的，入醫專以前，二十三歲時，已經在同鄉留學生等所辦的「浙江潮」上，發表過一篇熱情勃勃的斯巴達之魂，這足證他向文學之心，很早就有了萌芽。魯迅雖是這樣地回到了東京，而對着這樣的魯迅的東京友人們底眼睛，在十分冷淡的。當時佔據着中

國新青年的心的，是實學；所以都認爲學法政或理工是當然，同時皆以文學是時代錯誤無用的長物，與其說全然不顧，毋寧說是被輕蔑着。因此，當然不能以好感來歡迎志於文學的魯迅。甚至有人說看着他和日本婦人結了婚，而且還領着孩子在神田散步呢，等等無稽的謠言都飛揚了。這謠言傳到了故鄉，故鄉像發箭似地來信催促他回國。他無已歸到故鄉；並且在親戚和家人逼迫之下，與山陰底朱女士結了婚；不過在第七天上，他就離別新妻，和才畢業於江南水師學堂想到日本去的弟弟作人又到了東京。這結婚不用說是順從母親之命遵守古習慣的，似乎沒有給他以幸福；他之所以服從的原因：一是想安母親之心的孝行，二是時代的新氣運還未成熟到革新結婚制度的時候。

他這次回到東京之後，從對待他的周圍冷淡空氣之中，設法獲得了幾個同志，進行創刊一雜誌，定名叫做「新生」。計劃雖然一步一步地進展着，可是同伴心情大半都還沒有一定，結果在將要出版的時候，皆逃避了，最後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因爲這個原故，「新生」是在未誕生以前，已經夭折了。

魯迅對於這事，非常失望，不過也沒有當取的別的手段。翌年，他爲河南雜誌寫了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篇文章，才得稍慰其憂鬱。介紹進化論的人

之歷史以下的皆爲啓蒙的論文，其中摩羅詩力說是讚美裴倫、普式庚、未爾孟多夫、但丁、伊孛生、裴象飛等反抗詩人的力篇；因爲是在白話文運動以前的事情，所以完全是拘泥古文體，比如摩羅詩力說其中之一段：「今索諸中國，爲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于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音，援吾人出於荒寒者乎？家國荒矣，而賦最末哀歌，以訴天下貽後人之耶利米，且末之有也。」的例子。同時，他爲繼續學習醫專習德文到「獨逸語教會學校」當聽講生；更與友人數名，同到一位亡命的俄國夫人那裏，學習俄語，後因財力關係，未能繼續下去。

時在一九〇八年，中國政局，甚爲紊亂，魯迅仍以改革人性爲素志；於那年，與友人數名入章炳麟之門，聽受「說文解字」的講義。又與在法政大學豫科的弟弟作人，着手翻譯外國小說。

關於他這時的身邊羣圍氣，恰好他在一篇文章詳細地記載着；若據這篇文章，則是那時東京正傳着他底同鄉徐伯蓀死去的消息，照例是開同鄉會，發吊電的。當魯迅說出贊成發電之後，即有一種鈍滯的聲音跟着起來。

「死的死掉了，還發什麼屁電報呢。」

魯迅吃驚地往那說話的方向一看，一個高大身材，長頭髮的人蹲在席子上，轉着白多黑少的眼珠，正向這邊瞧着呢；一打聽旁人，原來這人名叫范愛農，是徐伯蓀底學生。他了解這人底心，不過主張發電的居多數，他屈服了。嘗推舉擬電稿者時，他又唧噥着：「何必推舉呢；自然是主張發電的人囉。」

以後魯迅也明白了，一羣同鄉爲什麼嫌惡他；范愛農其所以露出態度的原故，只不過代表着他們厭惡魯迅罷了。至於以前所放的流言，說魯迅與日本婦人結婚領着孩子在神田散步的，其實也就是他們厭惡魯迅的結果；厭惡魯迅的原因，主要是魯迅厭惡他們底形式主義和墮性，而且魯迅底直率的性情，未加防備地就有意無意的露出表面來招了他們的反感。

魯迅和作人共同著手的翻譯，在翌年一九〇九年以域外小說集爲題付梓了二卷。不用說是古文體。第一冊爲千部，第二冊爲五百部；印刷費是由友人蔣農麟援助代付的。作品是英美一人一篇，法國二人六篇，丹麥一人一篇，俄國五人十八篇，波蘭一人四篇，波思尼亞一人二篇，新希臘一人三篇，芬蘭一人一篇，合計三十七篇。其中，確爲魯迅譯述的，只有由德語重譯的安特來夫二篇和迦爾詢一篇。

當時的魯迅和周作人底讀書傾向，周作人有一篇詳細的敘述文章，因其過長，祇截錄一

段。他說：

「豫才不知何故深好安特來夫，我所能懂而喜歡者只有短篇齒痛，七個絞死的人與大時代的小人物的懺悔二書耳。那時日本翻譯俄國文學尚不發達，比較的紹介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介涅夫，我們也用心蒐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藏，別無翻譯的意思。每月初各種雜誌出版，我們便忙着尋找，如有一篇關於俄文學的紹介或翻譯，一定要去買來，把這篇拆出保存，至於波蘭自然更好，不過除了你往何處去，火與劍之外不會有人講到的，所以沒有什麼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書目，設法購求古怪國度的作品，大抵以俄，波蘭，捷克，塞爾比亞，勃耳伽利亞，波思尼亞，芬蘭，匈加利，羅馬尼亞，新希臘爲主，其次是丹麥，瑞威，瑞典，荷蘭等，西班牙義大利便不注意了。那時日本大談自然主義，這也覺得很有意思的事，但是所賣的法國著作大約也只是弗羅貝爾，莫泊三，左拉諸大師的二三卷，與待人波特萊耳，威耳倫同一二小冊子而已。上邊所說偏僻的作品英譯很少，德譯較多，又多收入勒克蘭等叢刊中，價廉易得，常開單託相模屋書店向丸善定購，書單一大張而算帳起來沒有多少錢，書店的不憚煩肯幫忙也是很可感的，相模屋主人小澤死於肺病，於今却已有二十年了。」

「這許多作家中間，豫才最喜歡的是安特來夫，或者這與愛季長吉有點關係罷，雖然也不能確說。此外有加爾詞，其四日一篇已譯登域外小說集中，又有紅花則與萊耳孟托夫的當代英雄，契珂夫的決鬥，均未及譯，又甚喜科洛連珂，後來只由我譯其瑪加耳的夢一篇而已。高爾基雖已有名，母親也有各種譯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響的却是果戈里，死靈魂還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還是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兩個伊凡尼支打架，喜劇巡按等。波蘭作家最重要的是顯克微支，樂人揚珂等三篇，我都譯出登在小說集內，其傑作炭畫後亦譯出，又得勝的巴耳得未譯，至今以為憾事，用幽默的筆法寫陰慘的事跡，這是果戈里要顯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傳的成功其原因亦在於此。捷克有納盧陀，扶爾赫列支奇，亦為豫才所喜，又芬蘭乞食詩人丕佛林多所作小說集亦所愛讀不釋者，均未翻譯。匈牙利則有詩人裴彖飛，死於戰爭，豫才為河南雜誌作摩羅詩力說，表章拜倫等人的「撒但派」，而以裴彖飛為之繼，甚致贊美。」

魯迅對於日本文學，殊不注意，當時風靡文壇的自然主義文學，亦未顧及。燃燒着新興和革新希望的他，雖讀過森鷗外，上田敏，長谷川二葉亭，祇不過重其批評或譯文，惟對夏日漱石底作品頗為愛讀，這並不是和漱石底精神或人生觀有所共鳴，僅愛其諧諷的輕妙筆致

罷了。

域外小說集付梓的結果是怎樣呢？第一冊是在二月，第二冊是在六月出版，委託販賣地是東京和上海。在東京，第一冊和第二冊祇各賣掉二十本，在上海大約也是這程度。因此，魯迅兄弟雖有以後續出的計劃，不得已地祇以這二冊中止了。

後來，魯迅因為故鄉家庭有担負的責任，不能永住在東京，於是在域外小說集出第二冊的時候，拋下許多留念，回到了故國。

第三章 鄉里生活

魯迅一回國，就在杭州浙江省兩級師範學堂做生理和化學教員。他底辮子，是在日本時剪掉，一半給公寓底女僕做了假髮，一半送給理髮館了；所以和其他外國留學生一樣，歸國途經上海，在一家賣假辮子的專門店裏出資二元買了一根，戴上以混人目。不過，很危險，帽子也戴不住，不僅怕人多擠掉或者碰着歪了，同時人們都睜着奇怪的眼睛瞧着他底辮子，所以，他在一月以後，索性還原廢了假辮子，穿着西裝在街上走。那知這沒辮子的報償

更大了。

一上街，他底身後是沸騰着笑聲。有的還跟在後面罵，

「冒失鬼！」

「假洋鬼子！」

他不穿洋裝，改了長衫，他們罵得更厲害。結果，他便拿着一枝手杖，把罵的人都打了一遍；纔漸漸地不罵了，也只限於手杖打過的地方。

翌年八月，他離開杭州，轉任故鄉紹興中學堂底教員兼學監，那時他正三十歲。因為當中等學校底教員，他繞了很遠的道，不用說他也是沒有誠心想當這中學教員的，不過他也沒向別人說應當去做什麼。在這樣荒僻的鄉村，不是作文學運動的地方，毋寧說他在東京的文學運動毫無影響，弄得已經斷念了。

在這意義上，他是一種失意之人，沉在寂寞的心境裏。

而且那沒辮子之事情，仍然變化着形形色色和他作着祟。紹興府長官每次來校時，總用奇怪的眼光透尋他的頭上；同時學生們之間，掀起了剪辮子的風潮，多數學生打算剪掉辮子，他獵獮地加以制止。於是學生們舉代表來質問他。有辮子好呢沒有辮子好呢；他說：自

然是沒有辮子好，不過剪掉不行！自此以後，他過去給學生的信用，一次全失去，且被學生輕蔑着說他「言行不一致」。偏偏的那幾個學生，未聽他底反對，大胆地都剪掉了。於是他底內心裏發生了終日如坐在冰窖子裏，如站在刑場旁邊似的憂鬱。

正當這時期，他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見了范愛農。二人互相熟視一會不覺同開口說：「哦哦，你是范愛農！」

「哦哦，你是魯迅！」

二人便都笑了起來。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還是眼珠白多黑少，身材高大；祇是幾年來，頭上却有了白髮了。穿着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據他自己告訴魯迅，他後來沒有學費，便回來了。回到故鄉之後，又受着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現在是躲在鄉下，教着幾個小學生糊口。但因為有時覺得很氣悶，所以也乘了航船進城來。他又說酒是他最愛的。

於是他們便一同去喝酒。從此他每一進城，必定去訪魯迅，非常相熟了，二人會着必飲，醉後常談着愚不可及的瘋話，稍舒心頭之憂鬱。

魯迅有一天，忽然想起他已忘了的一件事，便問他：

「那一天開同鄉會，你專門反對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啊，那個，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就討厭你的，——不但我，我們。」

「你在那時以前，早就知道我是誰了嗎？」

「怎麼不知道。我們到橫濱，來接的不是有你嗎；你看不起我們，搖搖頭，你自己還記得麼？」

於是魯迅想起幾年前，友人約他到橫濱去接新來的同鄉的事情。新留學生十多人，他們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之時，他在傍邊看着，忽然翻出一雙綉花弓鞋來，稅關當寶貝似的拿着仔細看，那時他很滿，也許就搖了搖頭。一上火車，不料他們又讓起坐位來了，甲要乙坐在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讓未終，火車已開，車身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那時也很不滿，也許又搖了搖頭。

「我在什麼時候搖頭的呢？」魯迅問他，他說「是在稅關檢查的時候。」

「我是不懂你們帶那繡花弓鞋做什麼；那是誰的？」

「還不是我們師母的？」

他底先生徐伯蓀和他們同船來，到神戶就和他妻子坐車走了陸路，行李是交給他們代拿

着的。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脚，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誰知呢；你問她去。」

於是二人天真地又嘎嘎的笑了一起。

這時魯迅極無聊地寫了一編最初的小說。以東隣的富翁爲「模特兒」，描述一富翁在光復前夜的醜態，頗富於諷刺的色彩。寫完後放置一旁，更未加題名。二三年後，始有周作人加了一個題目與署名，寄給小說月報，承編輯者大加稱賞，登載於卷首。

苑愛農仍然時時進城來，景况更拮据了，然而還喝酒，講笑話。接着就是武昌起義，時在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着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老迅、今天別喝酒了。不去看看光復的紹興嗎？」

魯迅便和他到街上走了一遍，滿眼是白旗。外貌雖如此，內骨子仍然是舊的；因爲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到底不長久。以後就被許多閒漢包圍着，一個人由杭州前來，大做其都督。至於其周圍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冷。

魯迅就被這都督委任爲帥範底校長，愛農做監學。他忙得很少有工夫閒談天。愛農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

有一天，有個聽過魯迅講義的少年來訪魯迅。他說：「我們要辦一種報來監督他們，不過發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

魯迅答應了。發起人一共是三人。五天後便見報，開首罵都督府和那裏面的人員；此後是罵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

這樣罵了十多天，有一種消息傳到魯迅底家裏，說他們想詐取都督府底錢，還罵都督，都督要派人用手鎗打死他們。

他底母親着急不讓他出門去，但他還是照常走。他以爲拿的是校款，這一點都督還能夠明白；其餘的不過是說說罷了。果然沒有來殺，寫信去要經費，又取了二百元。

不過愛農得到了一種新消息，却使魯迅很爲難，原來所謂「詐取」者，並非指學校經費而言，是指另有送給報館的一筆款。報紙上罵了幾天之後，這都督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少年們便開起會議來，第一個問題是：收不收；決議曰：收。第二個問題是：收了之後罵不罵；決議曰：罵。理由是：收錢之後，他是股東，股東不好，自然要罵。

魯迅卽刻到報館去問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說了幾句不該收他錢的話；一個名爲會計的便不高興了，質問魯迅說：

「報館爲什麼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麼？」

從此魯迅就不理他們，認爲他們是一羣無賴漢。在這狀態之中，恰巧魯迅底同鄉先輩蔡元培，在南京就任教育部長，來信叫魯迅前去，他正苦惱於這種周圍的環境。就答應下來，離開了鄉里。

這是他在人生途上第三次的出發。

第四章 北京·沈默

魯迅底第三次出發，並沒有怎樣的光芒。因爲中國民主的改革還未達到真正的成功。二月十二日雖然結束了清朝三百九十七年的歷史；三日後，以軍閥巨頭袁世凱來就任立憲共合

的新中國大總統；這是最大失敗的原因。

袁氏繼任大總統之後，於五月，又將政府由南京遷移至北京，與政府遷移同時，魯迅也遷居到北京了。卜居於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藤花館。官職是社會教育司第一科長。八月，又昇任爲教育部簽事。

袁氏專橫，激起了反袁空氣；在這空氣最熱烈的民國五年六月，袁氏鬱鬱地死了。

袁氏死後副總統黎元洪就任大總統，仍然是停滯於舊官僚等混亂的政治狀態。在這不安定的政局之中，魯迅當然是感到不滿的。但他默默地，從外面看來：是繼續着極平凡的官吏生活。這幾年生活，祇要一看他底好友許壽裳所作的年表，就可以了然了。

民國元年 一九一二年 三十二歲

(前略)

八月任命爲教育部簽事。

是月公餘纂輯謝承後漢書。

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三十三歲

六月，請假由津浦路回家省親，八月由海道歸京。

十月，公餘校稽康集。

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歲

是年公餘研佛經。

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歲

一月輯成會稽羣故書雜集一冊，以二弟作人名印行。

四月刻百喻經成。

是年公餘喜蒐集並研究金石拓本。

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歲

五月，移居會館補樹書屋。

十二月，請假由津浦路歸省。

是年仍蒐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歲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張勳復辟亂作，憤而辭職，同月亂平即返部。

是年仍蒐集研究拓本。

從這年譜，讀者看到了什麼呢。誰都能無疑的感到他沈入於古代。他自己對於那時的生
活，曾寫有如下的一節。「S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一個女
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間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
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就
是我唯一的願望。」

明顯地，魯迅是在韜晦着；不過這古籍的沈潛，後來給他寫小說上以強力的素養，是無
可諱言的。同時，也是築成他後年作為漢文學者的造詣的根基。

在他這樣沈入於古代之間，除現實政局混亂以外，反對舊的而擬築新文化的空氣，已經
暗地裏在醞釀着。取而代之的新的，是民主主義與科學精神。成這新文化運動中心的是北京
大學和雜誌「新青年」。北京大學，是時蔡元培新任校長，既為該校文學院長又兼「新青
年」主宰的陳獨秀，是這運動的最先鋒，中心人物。民國六年，這個「新青年」，適逢遠在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中的胡適寄來一篇「文學改良芻議」，於是揭開了光輝的文學改革之
幕，這文學的改革運動，最初是由胡適與陳獨秀發動，後來加如入了錢玄同和劉半農；由於

這四人的合作，不久之間，給文化界印上了一個大足跡。

潛在古代文化裏的魯迅，對於這運動，內心裏不能說是毫無關心的罷。然而他仍然在沈默着。在這裏，是當提及周作人的。他在域外小說集失敗之年，與日本婦人羽太信子戀愛結了婚，雖繼續在東京從事希臘語和日本語的研究，等到一九一二年民國革新成功之年，以二十八歲歸國，就浙江省教育司省視學之職；不久，任紹興省立第五中學教員。這樣生活，他繼續了四年。魯迅在都市，他在鄉下，雖有差異，但寂寞中靜靜地築成他日工作的基礎，是同樣的。他在民國六年（三十三歲），走入文學改革運動烽火正要舉起，新文化運動鬱勃着的北京，隨即爲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所底編纂員；半年後，改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

第五章 吶 喊

民國六年夏，魯迅底舊友錢玄同，訪魯迅於紹興會館底寓居，請他給「新青年」寫小說。魯迅回答他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爲

請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嗎；」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錢玄同回答了他。

翌年，魯迅使「魯迅」這筆名寫了最初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不用說這是用白話文寫的，發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

這篇小說的根本精神，是在駁擊家族制度與禮教，其意義正與新青年之精神相契合；不過未必是獨特的思想。魯迅雖在此明確的意識形態之下寫成，並未將此意識形態作為意識形態而表明；全然不用說明文章，表現着狂入底感情及其神經，使其成為偉大的藝術作品。關於此作，若據作者自身告白，則是依據已所讀過的一百多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知識；不過觀其題名和著想，尤其在愛好果戈里之點看來，從果戈里底狂人日記得到啓示的事情，大概是確實的罷。

這篇小說的成功，是絕大的。這不僅是作品傑作，在白話小說最初的佳作之點上，是有着二重大意義。他實在是給白話文學投以最初的光明的人。魯迅之名，隨着也一躍而廣大地浮在文學界裏了。這是他第四次出發，也就是他最後的出發。魯迅從此纔開始發揮作為文學者的本領。時年三十八歲，是退出醫專志於文學的第十二年。

以此爲契機，魯迅接連地寫小說同時也寫了很多的隨筆，不過不能忘記的，是魯迅永久以改革中國人性爲他底執筆根本目標。所以魯迅總想由文學走向這個目標；這種心境，在幾年來沈默生活中，未必就絕滅，而這想成小說家的慾望和野心，很明確地他沒有想過。

他最初發表小說的翌年，是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發生了五四運動。這種運動，受到全國絕大的支持捲起學界未曾有的混亂；永遠銘刻在中國學生底心裏，他們指着這運動，稱爲「中國底文藝復興」。

這年，作爲新青年的友軍，有新潮雜誌的創刊，又有文化雜誌少年著國的創刊。以後，民國十年，以魯迅，周作人，葉紹鈞，沈雁冰，謝冰心，落華生，鄭振鐸等爲會員，結成文學研究會，標榜「爲人生而藝術」，據小說月報開始了極旺盛的活動。接着第二年，以此對抗，有標榜「藝術至上主義」的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一些日本留學生，結成會員在上海成立了創造社，與北京相呼應，於是新文化以決河之勢氾濫在中國社會裏了。

在這空氣之中，魯迅繼續着他底創作。其中以民國十年，在晨報副刊以巴人這筆名連載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惹起了轟轟烈烈的反響。以後譯成各國語，被世界所週知，魯迅之名與這作品同時都不朽了。

阿Q，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國人。是中國四千年傳統所築成的一個可悲的性格。象徵着自大而怯弱，既無反省心又無意志，祇顧因襲的慣習與目前的利益的一個很貧弱而頹廢的人格。

阿Q的描寫方法，一種諷刺的手法，這作品很容易被認為是一篇着重諷刺的作品，不過事實上，徹頭徹尾是篇將熱情隱藏在背後冷徹的寫實的作品，因為是用寫實手法來寫的，所以越寫就越現出阿Q的特殊性格，在作品上帶出諷刺的外貌。但，若是說真正的諷刺祇能發生在寫實主義徹底之處，那麼這篇作品也可以說是在真正的意義之下的諷刺作品了。

魯迅在阿Q正傳的成因一文裏，曾引用過一節高一涵底文章，說出這作品一個性格來，是很有趣的。「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慄慄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彷彿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祇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爲就是他的陰私。」

這篇作品是如此地刺着所有的中國人底要害。他在東京開始人性及國民性的追求，在此纔開了燦爛之花。在這裏魯迅這作家底力量纔集其大成，同時也有了將國家和國民擁抱於一

身的人間的偉大性。

同一時期，他又寫了一篇叫作故鄉的作品，這是寫着民國八年十二月歸鄉時的經驗，其中記着與閩土再會的事情。他寫着：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種破氈帽，身上只一件薄的棉衣，渾身瑟瑟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枝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啊！閩土哥，——你來了？」魯迅說了，可是閩土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

「老爺！……」叫了一聲，隨即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蹣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二十年前的閩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他又對着下樓來底母親說：

「老太太。信是收到了。我實在歡喜得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

以後，魯迅問問他的景況。他只是搖頭。「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却總是喫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規定……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

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魯迅在這篇作品底末尾，這樣寫着：「我躺着，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閩士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想念水生嗎。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我一氣，都如我的辛苦輾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士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在這次歸鄉之後，因爲魯迅一家要移到北京，將前所買的公用庫八道灣一所房子，加以修理；魯迅和周作人就兄弟搬進去了。這是餘談：這所房子，現在還充周作人的住宅。前年夏，遊於北京時，曾去拜訪過一次，若據記憶，有大門，有門房，又有團型的門，有院子，正房正裏面，和普通中國房子並無特別之處，留下很深印象的，祇是周作人底客廳以及與其相連的房子，堆滿了中外今古的書籍；再就是門前，由大街到胡同的道上，鋪集着令人想起沙漠似的很厚的砂塵。至今，周作人一家以及魯迅底母親和妻，是當現存着住在這裏的。

提到這房子，聯想到盲目詩人愛羅先珂，曾一時住在這裏，受過魯迅一家的招待。大概是在民國十一年。繼續漂泊之旅的愛羅先珂，離開日本來到北京，就滯在這房子裏，擔任北

京大學底講師。愛羅先珂因爲需要一個改鈔點文字爲普通文字以及讀書給他聽的助手，這職務是由吳克剛好意地擔當着，在工作性質上，所以也寄居在魯迅底家中。魯迅其所以這樣照拂的原因，固然是由於他底親愛之心，不過愛好愛羅先珂也是其中之一罷。

愛羅先珂以吳克剛爲對手，終日讀書勞作，祇有晚飯之後是體息的時間，這時間，他是奏着七絃琴靜靜地唱着世界語之歌，有時像講昔譚似地講着自己故鄉的話，有時愉快地將歐羅巴，印度，緬甸，日本，以及阿非利加等國底故事，講給吳克剛聽。

從教育部下班回來，吃完了晚飯的魯迅，時常加入這個會談，愛羅先珂和魯迅始終是以日本語談話的。

這時，魯迅因爲將房子提供給愛羅先珂，也許以前就是如此，他把大門旁一間小的，頂棚很低的屋子作爲書齋，若據吳克剛底記述：魯迅遲至深夜還在這屋子裏坐在書桌前。愛羅先珂也是喜歡夜裏工作的，所以吳克剛時時幫忙到夜深，工作疲乏時，二人到院中去散步，魯迅底屋裏必定亮着明煌煌的燈火，有時他還高聲朗誦在深夜。

魯迅，寫小說和隨筆之外，還從事翻譯的工作。這時期主要的翻譯，有武者小路實篤底戲曲一個青年的夢，阿爾表跋綏夫底小說工人綏惠略夫，和愛羅先珂底童話劇桃色的雲等，

此外拓本的蒐集和研究，仍然繼續着，民國十一年十二年校完了稽康集。除這些種種的工作之外自民國九年秋，他又任北京大學和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底講師，擔任講授中國小說史。

如此，除去作為教育部官吏的工作（遺憾的是不詳這工作底內容）之外，他底工作可以分爲屬於小說，隨筆，翻譯這類廣汎意義的文學創作，和關於拓本研究並古小說研究，講義這類的漢文學研究二部分。至於其關於漢文學的研究，暫置不論，且就小說，隨筆，翻譯各方面的工作略盡一言，這些工作，內容和形式雖不相同，但有如同由一個主幹分成各枝的一貫主流，這就是常提到的改革中國人性的慾望。讀者至此，說不完美懷疑魯迅是以一個文學爲工具的社會改良主義者，但決不是的，他是一個拔類出粹的第一流的小說家和藝術家（其實他還不止如此），他並未立志想作一個藝術家，而成了一個這樣優秀的藝術家，這是有趣的。這是因爲：第一，他底文學素養太有根基，第二，他天性生來就有豐富的藝術天分。

魯迅自身是祇求能夠充分的寫，不求聞達，不要學者文人之名，所以他底署名很多，爲新青年寫的小說所用的筆名是魯迅，其他則又用巴人，隨筆大抵署名唐侯，曾有過「當時世間頗疑巴人是蕭伯英，魯迅則終於無從推測，教育部中有時紛紛議論，毀譽不一，魯迅就在旁邊，茫然相對。」的現象。

魯迅從民國七年至民國十一年寫了小說十五篇。合並爲一本，題其名曰：吶喊。不論他是否意識到，他已經是一個「小說家」了。

關於這創作集吶喊，有一想略爲提到的事情。就是創造社派的批評家成仿吾批評這吶喊爲「庸俗」，推舉卷末取材於古代的作品不周山爲最傑作，說魯迅將以此要漸漸地走入純文藝的宮庭，魯迅因爲這不周山後半多少有不純的意識，甚感不滿足，於是在吶喊第二版以後，特將此篇不周山刪除，與成仿吾以一大痛棒的回答。（這篇作品，很久以後，才合入完全收集歷史小說的故事新編中。）

魯迅，在前面已經說過，作爲作家，作爲人完全是冷徹的寫實主義者。在創作上他底寫實主義，概由個個人去觀察全體的中國人。自然這全體不能離個體。總之他觀察個體，思索個體的時候，不忘全體，考察全體的時候，也不游離個體的。不過他所喜好的：是用對於中國人全體的結論，藉特定的人去表現的方法。這與其他很多的作家們所常用的：描寫特定的個人而志於普遍的方法，恰恰是相反。一面他常是冷嚴的現實家，同時在依據這現實的貫徹燃燒起來的改革的熱情的意義上，他又是熱烈的主情家。他是透徹的腫孔和充溢着鮮紅血液的心臟的同時所有者。

第六章 榜 徨

民國十二年，他與周作人分別，遷居到甌塔胡同六十一號，更於該年暮，買取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之家，翌年五月移入該處。這遷移，據說是因為與周作人發生不和，但其詳細不大分明。跨這兩年，他將在學校寫成的講義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及下卷上梓；自民國十二年，除在從來的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又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世界語學專門學校底講師。大概因為身邊太忙的原故罷，在這民國十二年裏，他全然沒有發表小說，但一入民國十二年，以祝福一篇為起始，又繼續發表起來。這年，他又與孫伏園，劉半農，周作人等十數同人組織發刊週刊文化雜誌語絲，揮筆社會的短評；翌年民國十四年，又和幾個同志組織未名社，開始海外文學啓蒙的介紹；更創刊週刊——後來改爲半月刊的文藝雜誌莽原，担任其編輯。從這些看來，他底活動，顯著是很活潑的。

從右述的諸活動之中，關於魯迅底中國小說史略，有一言及之必要。這是他在北京大學的講義要略，是將長歷史間多姿多態的中國小說。依獨自的合理的分類法，整然地與以系

統，是中國小說史研究上劃時代的著作。小說在中國，是通俗讀物爲一般識者所不顧的，所以關於小說及小說書的記載，祇不過極其斷片的殘留在過去學者底筆錄之中，蒐集這些正經是不平凡的努力，而要加以小說史的分類整理，確實是至難之業。所以，這書一出世，即博得斯界的絕讚，而從受其刺戟和激動不斷出現新研究者的狀態上看來，並不低劣於在新文學方面的他作爲小說史家的大功績，由這冊書給奠定了。

在這年——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日，發生了事件，於是中國底新文化界有了比六年前的五四時期還顯著的變動，說不定魯迅是叫這零園氣逼得活躍起來的。

這時北京，教育總長章士釗主唱復古運動，發刊「甲寅週刊」；與此共鳴的女子師範大學校長婦人楊蔭榆，借故壓抑學生，學生騷然，結果在章士釗大彈壓之下封鎖了學校。爲這學校講師的魯迅，對於這舉動，表示了不滿，與多數職員組織校務維持會，在另一地點，繼續授課。因此他被章士釗免了教育部的職務，且支持章氏一派的雜誌「現代評論」的論客陳西滢，不僅不斷地用曲筆漫罵着學生，同時還爲魯迅等亂造謠言，魯迅是始終爲這事而筆戰着。

不過，翌年一月，章士釗一派終於被免職，女子師範大學恢復原狀，魯迅再回到教育部

就其原職了。

當時陳西滢攻擊魯迅的筆調，極其辛辣；說他有紹興師爺的氣質；說他執筆必陷人以罪狀；說他不能滅人之罪祇有加罪；說他不是斷章取義而是捏造事實，曾有如下的衝擊魯迅底痛處而尖銳地逼迫着。「他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後記裏，說起不願譯文學者和政治家一文的理由。他說『和中國現在的政客官僚們講此事，却是對牛彈琴；至於兩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時常有，幾多醜態和惡行，都在這新而黑暗的陰影中開演，不過還想不出作者所說似的好招牌。』你看這才不醜爲『青年叛徒的領袖』！他那種一見官僚便回頭欲嘔的神情，活現在紙上。可是啊，可是他現任教育部的僉事。據他自己的自傳，他從民國元年便作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他在教育部，『代表無恥的彭永霖』做總長，他也在教育部，甚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免了他的職後，他還大嚷『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怎樣有人在那裏鑽謀補他的缺，怎樣以爲無足輕重的人是『憐他人之慨』，如是如是，這樣這樣……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

在這狀態之中，魯迅除寫了無數隨筆雜感類，譯了廚川白村底「苦悶的象徵」和「出了象牙之塔」等以外；還作了小說十一篇；後來合並爲一本，題名叫「彷徨」。

彷彿中底作品，比吶喊時代的作品，並無有多少大的差異，仍然是用力攻擊着中國底舊習和積廢，不過這些已沒有以前的重量，並失去以前常見的悲愁和感傷的美麗，多少有極冷的淒涼。不拘外界底新文化運動是如何地熾烈，而與這相反漸次地他感到了絕望。在孤獨者末尾，他寫到：「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着，合了眼，閉着嘴，口角間彷彿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樣這可笑的屍首。」

敲釘的聲音一響，哭聲也同時迸出來。這哭聲使我不能聽完，只好退到院子裏；順脚一走，不覺出了大門了。

我快步走着，彷彿要從一種沈重的東西中衝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麼掙扎着，之，之，之，終於掙扎出來了，隱約是長嘯，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裏夾雜着憤怒和悲哀。」這里，他悲嘆這作品中底主人公「親手造成孤獨，又放在嘴裏去咀嚼的人的一生」，以為簡直就是他自己底一生。於是他纔與文化界一般的人走着不同的步調，帶着孤高之風。

在他散文詩裏，有一篇求乞者，這頗能表現他當時灰色的心境。

我順着剝落的高牆走路，踏着鬆的灰土。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微風起來，露在牆

頭的高樹的枝條帶着還未乾枯的叶子在我頭上搖動。

微風起來，四面都是灰土。

一個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夾衣，也不見得悲戚，而攔着磕頭，追着哀呼。

我厭惡他的聲調，態度。我憎惡他並不悲哀，近於兒戲；我煩厭他這追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微風起來。四面都是灰土。

一個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夾衣，也不見得悲戚，但是啞的，攤開手裝着手勢。

我就憎惡他這手勢。而且，他或者並不啞，這不過是一種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無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給與煩膩，疑心，憎惡。

我順着倒散的泥牆走路，斷磚壘在牆缺口，牆裏面沒有什麼。微風起來，送秋寒穿透我

的夾衣，四面都是灰土。

我想着我將用什麼方法求乞：發聲，用怎樣聲調？裝啞，用怎樣手勢？……

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

我將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將得到自居於布施之上者的煩膩，疑心，憎惡。

我將用無所爲和沈默求乞！……

我至少將得到虛無。

微風起來，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

魯迅自己對於漢文學有很深的造詣，然而對於青年學生却說這是無用之物。他說：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沈靜下來，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都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爲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這篇文章，招到一部人士非常的憤激，甚至有人叫他（脫離中國國籍），「不過是得再看與

此關係文學素養的話的。

「新近看見一種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說起要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爲證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爲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文上，常不免流露出牠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卻正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入氣悶的沈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峻急。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爲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爲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反因爲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爲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致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跟着起來便該不同了，倘非天縱之聖，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以文字論，就不必更在舊書裏討生活，却將活人的脣舌作爲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至於對

於現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或者也須在舊文中取得若干資料。」

在這魯迅底言語裏，是有某種曖昧的。中國青年從漢文學中求生活，他極力反對雖是事實，而學取傳統的文章，大概不致於反對罷。他底文章本身若是由於很能咀嚼傳統而寫出來的，那麼他「若于背了這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沈重。」的言語，就多少得打折扣。他之所以這樣說的原故，多半是對於一部分復古主義者的攻擊，決不是一種謬論。

在女子師範大學魯迅底學生之中，有個廣東人名叫許廣平的。他是愛國心切富於廣東人果敢精神的女性；時常以信向魯迅作種種質問，魯迅按信答覆，因是二人之間開始了書信的往返。在魯迅底回信裏，表現着率直的心懷，頗爲有趣。這些往返的信，以後都收在「兩地書」裏。

魯迅在給她的信裏稱呼她特用與男性通常稱呼無異的「廣平兄」。不過，後來她是他的愛人。再後，她更是他底妻了。

魯迅和她正在熱戀之中，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發生了三·一八事件。在執政府前，死

去學生四十八名，有二百來名負了傷。這事件，使魯迅痛憤地感到北京早已不是人間世。然而，這慘事發生不久，對北京教育會六人，又對四十四名作家；教授以及新聞記者下了逮捕令。魯迅是這四十四人中的一人。他展轉逃入外國醫院去避難，發表了好多悲壯痛烈的文章；尤其是，他對於女子師範大學他底學生且是他底愛讀者的劉和珍女士之死去，感到極度的憤怒和悲涼，寫了一篇很長的紀念文。

這年八月，他由與他同樣逃難到鄉里廈門，就任廈門大學文科主任林語堂之斡旋，被招聘爲廈門大學底教授；於是離棄長居十五年的北京，和愛人許廣平女士，開始了南下之旅。

第七章 廈門行

魯迅一到上海，就和許廣平女士分別了。因爲許廣平女士赴廣東去就廣東女子師範學校底教員職，所以二人各自乘船，一向廈門，一向廣東，離開了上海。他二人之間，在這時立下在未來的二年裏，彼此都積蓄點錢，以備以後同棲的約定。

因爲這個原故，魯迅在廈門二年，始終抱着學校能給他出版其間所集成的漢畫象考和古

小說拘沈的希望。(這二冊均爲學術專門書，故書店始終未能接受。)

學校，離廈門市約有二里，在對着鼓浪嶼的海岸上，風景殊佳；担任課程，一週六小時（小說史二小時，專門書研究二小時，中國文學史二小時）俸給也不少——月薪四百元，最初以爲是並不壞的職務，但不久漸漸地叫魯迅在各方面都感到失望了。

第一是與當地人言語不通，感到了不便。其次是沒有教員宿舍，附近又沒有客棧，祇將學舍內的空屋子對敷地代用爲宿舍。這些都是小事，重大的就是校長爲一孔教崇拜家，對於教員缺少誠意；同時對於他特意期待出版的漢畫象考和古小說拘沈也未表示好意，結果祇以魯迅爲招牌而吸收學生，立於利用主義的立場；加之北京時代相識的同僚職員——他像蛇蝎似地嫌惡的人們，以及與這系統有關的狡猾策士人物，很多新到這里來赴任。自然他與此輩難合地採取了超然的態度，不過不能全然不見面，時常碰到不快是難免的事情。雖然有北京大學時代的同學沈兼士，與曾爲他底學生，後編輯晨報的孫優園，以及景慕他，甚至於星期六不回家，豫備星期日他若往市上去玩，好同翻譯的幾個本地學生，稍爲安慰着他底心，然而這也不能發生多大的效力。

結果，他日日孤獨，陰鬱着。目前的事情，一樣也不願去想，他底心是一種空洞的狀

態。有時想寫文章，祇是眷念地想起往日，於是寫了五篇回憶記的舊事重提。日後與南下以前所寫的五篇。合併為一本，改名叫朝華夕拾；是在魯迅許多著作中，最叫人感到新暱的一本書。在這書底小引裏，他說：「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喫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靈感。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此外，魯迅雖然想寫幾篇像不周山，取材於古代傳說的小說，集成一本，一時未能作到，祇寫出奔月和鑄劍。

這時他底最大且是唯一的樂趣，是與廣東的許廣平女士書信的往返。廣平女士底廣東生活也不愉快，所以書信往返是十分頻繁的。魯迅對於自己在學校裏的生活，細描細畫地報告給她；她因為沒有訴說不平的人，於是將各樣不平，告訴了給他。現在舉出十月十六日底信中的一節，以示其中的內容。

「可是本校情形實在太不見佳，朱山根之流已在國學院大佔勢，口口又要到這裏來做法律系主任了，從此現代評論色彩，將瀰漫廈大。在北京是國文系對抗着的，而這裏的國學院

却弄了一大批胡適之、陳源之流，我覺得毫無希望。你想：兼士至於如此模糊，他請了一個朱山根，山根就薦三人；田難干、辛家本、田千頃，他收了；田千頃又薦兩人，盧梅、黃梅，他又收了這樣，我們個體，自然被排斥。所以我現在很想至多在學期之末，離開廈大。他們實在有永久在此之意，情形比北大還壞。

一方，這年七月，中國發生劃時代的戰爭；一方，曾與魯迅等底「文學研究會」對抗，標榜藝術至上主義，歌唱自我解放的「創造社」一派舊同人，全部受廣州大學底聘，被任爲文學院教授到了廣東。

廣東底中山大學在十月中，也有電報給林語堂，沈兼士和魯迅，說該校現已改爲委員會，一切皆照委員底指示，望他們前去做就職。魯迅對於廈門生活，早已感到不滿，本想就往廣東去的，恐怕於義理上對不起林語堂，於是決定在學期完了以後再去。商量結果，林語堂因爲就文科主任時，校長曾採納他底各種要求，所以不能就走，因此不肯到廣東，於是魯迅到廣東去的事情，致不能實現了，對於這事，魯迅感到非常的焦躁；同時，對於林語堂，也抱極端的不滿。他個樣想去廣東的原因，固然有公然的理由，而想會廣平女士也是主要的。他對於林語堂雖然不滿，却沒有抱着積極的惡意。祇要一讀他給廣平女士的信中一節，就可

以證明；同時，也可以明曉他二人在學校的地位。

「散後，一個教員和我談起，知道有幾個這回同來的人物之排斥我，漸漸地顯著了，因為從他們的語氣裏，他已經聽得出來，而且他們似乎還同他去聯絡。他于是歎息說：『玉堂敵人頗多，但對於國學院不敢下手者，只因爲兼士和你兩人在此也。兼士去而你在，就可支持，倘你亦走，敵人即無所顧忌，玉堂的國學院就要開始動搖了。玉堂一失敗，他們也站不住了。而他們一面排斥你，一面又個個接家眷，準備作長久之計，真是胡塗』云云。我看這是確的，這學校，就如一部三國演義，你鎗我劍，好看煞人。北京的學界在都市中擠軋，這里是在小島上擠軋，地點雖異，擠軋則同。但國學院內部的排擠現象，外敵却還不知道，將來一知道，就要樂不可支。我于這里毫無留戀，喫苦的還是玉堂，但我和玉堂的交情，還不到可以向他說明這些事情的程度，即使說了，他是否相信，也難說的，我所以只好一聲不響，自做我的事，他們想攻倒我，一時也很難，我在這里到年底或明年，看我自己的高興。至于玉堂，我大概是愛莫能助的了。」

後來魯迅託孫優園，勸他不必爛在這里，他無回話。不久，因為校長要減少國學院豫算，林語堂頗憤慨，要辭去主任。這時魯迅會直接勸他離開此地，他極以爲然。隨即，他和

校長開談話會，以豫算問題爲去留之孤注，向校長提出強硬之抗議，不料校長竟取消前議了。因此林語堂軟化，反一轉懇請魯迅至少維持一年，學生同樣亦有勸他教滿他們一年者，於是他學期完了即赴廣東的決意，相當遲鈍了。

未過多久，他又斷然決意要走，向林語堂提出正式要求，並勸他同走。林語堂對於自己就走雖未同意，對於魯迅底要求，結果允諾了。

魯迅在這時，對於自己處世態度，認真地又深刻地想了一遍。北京時代的許多人，尤其是經他援助的多數青年，無恥地攻擊他，是促成的最大的原因。爲知其煩悶心之推移，以及這些青年的狀況，介紹幾段他給廣平女士的信。

「我這幾年來，常想給別人出一點力，所以在北京時，拚命地做，忘記喫飯，減少睡眠，喫了藥來編輯，校對，作文。誰料結出來的，都是苦果子，有些人就將我做廣告來自利，不必說了；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鬧架。

我早已有些想到過，你這次出去做事，會有許多莫名其妙的人們來訪問你，或者自稱文學家，不但訪問，還要要求幫忙。我想，你是會去幫的，然而幫忙之後，他們還要大不滿足，而且怨恨，因爲他們以爲你收入甚多，這一點即等於不幫，你說竭力的幫了，乃是吝嗇

的謊話。將來或有些失敗，便都一哄而散，甚者還要下石，即將訪問你時所見的態度、服飾、住處等等，作爲攻擊之資，這是對於生前的吝嗇的罰。這種情形，我都一一嘗過了，現在你大約也正要開始嘗着這沉味。這很使人苦惱，不平，但嘗嘗也好，因爲知道世事就可以更加真切了。但這狀態是永續不得的，經驗若干時之後，便須恍然大悟，斬釘截鐵地將他們撇開，否則，即將自己全部犧牲了，他們也仍不滿足，而且仍不能得救。」（十月二十八日）

又

「在這幾年中，我很遇見了些文學青年，由經驗的結果，覺他們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時使竭力使役，可以詰責時使竭力詰責，可以攻擊時自然是竭力攻擊，因此我于進退去就，頗有戒心，這或者是頹唐之一端，但我覺得這也是環境造成的。

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去，並不在意。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十一月七日）

又

「我在靜夜中，回憶先前的經驗，覺得現在的社會，大抵是可利用時則竭力利用，可打

擊時則竭打擊，只要于他有利，我在北京這麼忙，來客不絕，但一受壓迫，有些人就立刻來索還原稿，不要我選完，作序了。其甚者還要乘機下石，連我請他喫過飯也是罪狀了，這是我在運動他，請他喝過好茶也是罪狀了，這是我奢侈的證據。藉自己的升沈，看看人們的嘴臉的變化，雖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養工夫太淺了，有時總還不免有些憤激，因此又常遲疑于此後所走的路：（一）死了心，積幾文錢，將來什麼事都不做，願自己苦苦過活；（二）再不顧自己，爲人們做些事，將來餓肚也不妨，也一任別人唾罵；（三）再做一些事，倘運所謂『同人』也都從背後鎗擊我了，爲生存和報仇起見，我便什麼事都敢做，但不願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條我已行過兩年了，終于覺得太儂。前一條當先託庇於資本家，恐怕熬不住。末一條則頗險，也無把握，（于生活，）而且又略有所不忍。所以實在難于下一決心，我也就想寫信和我的朋友商議，給我一條光。」（十一月十五日）

又

「有青年攻擊或譏笑我，我是向來不去還手的，他們還脆弱，還是我比較的禁得起踐踏。然而他竟得步進步，罵個不完，好像我即便避到棺材裏去，也還要戮屍的樣子。所以我昨天就決定，無論什麼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先作一個啓事，將他利用我的名字，而對於

別人用我名字，則加笑罵等情狀，揭露出來，比他的嘮嘮叨叨的長文要刻毒得多，即送登語絲、莽原、新女性、北新、四種刊物。我已決定不再彷徨，拳來拳對，刀來刀當，所以心裏也很舒服了。」（十一月二十日）

又

「我現在對於做文章的青年，實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筆墨的，却還未遇着真有幾分爲社會的，他們多是掛新招牌的利己主義者。而他們竟自以爲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覺得他們無自知之明，這也就是他們之所以『小』的地方。」（十二月二日）

在好幾封信裏，魯迅吐出這類的話。最後將離廈門三四日前（一月十一日）底一節介紹出來，以爲終結。

「這是你知道的，單在這三四年中，我對於熟識的和初相識的文學青年是怎麼樣，只要有可以盡力之處就盡力，並沒有什麼壞心思。然而男的呢，他們之間也掩不住嫉妬，到底爭起來了。一方面于心不滿足，就想打殺我，給那方面失了助力。看見我有女生在座，他們便造流言。這些流言，無論事之有無，他們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見面。他們大抵是

貌作新思想者，骨子裏却是暴君、酷吏、偵探、小人。如果我再隱忍，退讓，他們更要得步進步，不會完的。我蔑視他們了。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思想內幕，便使我自信，我決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麼樣的人了，我可以愛！」

總之，由這些信底內容，是可以具象地傳出魯迅底潔癖性及憤怒的感情。青年們攻擊他的事情，雖不能一一具體地寫出來，依據他以往的潔癖性的性質，多少有些誇張罷。可以具體寫出來的，祇有一個叫長虹的青年，因為魯迅照拂發表他底原稿，就常到魯迅的地方去，魯迅後來也知道他是想會廣平女士，聊慰相思的；自從她與魯迅一同離開北京，突地罵起魯迅。因此關係，魯迅纔加提防；據一般言論，魯迅底心裏多少是有被害妄想的成分。他這徵候，若據過去他那樣為青年而盡力的事實，是可以證明的。

廣平女士是生於廣東，這點與魯迅底一種漂泊的生活是不同的，不過他在廣東的生活也沒有愉快。她是担任她底學校新增置的訓育主任，還要時時代理舍監。每天朝八時至晚五時得在學校，晚上到九、十點鐘纔能把翌日的功課豫備完了，所以她自己底時間，甚至給魯迅寫信的時間，幾乎都沒有。而且因為財政困難，薪水不斷地不發，不過，她都忍受了。意外

的，且不能忍的是學生分成派別，互相傾軋，她祇得隱忍離開學校。在離開學校以後，她在給魯迅底信中，曾這樣地寫着：「實在，這裡的派別之紛繁和糾葛，是決非久在北京的簡單的人們所能豫想的。」

在魯迅和廣平女士之間的信，多是不平不滿，互訴苦衷，互相安慰，這訴苦、安慰、勉勵等，是對流竄異域的他們，漂去了很多荒涼的無聊感的。

魯迅對於廣平女士，始終是稱呼「廣平兄」，而廣平女士有時稱「迅師」，有時用「先生」，大部分是用「My Dear Teacher」的。

魯迅在翌年一月半，到廈門去的事情決定了。這時約有二十學生，希望魯迅替他幹旋轉學到中山大學，其餘學生們努力挽留魯迅。魯迅未允，於是懇請留任運動一變為學校改革運動，學生們攻擊着學校和一部教授。被攻擊的極力罵着魯迅想減輕自己的罪惡。然而，魯迅祇是默默地看着。

在這樣空氣之中，魯迅在一月十五日離開廈門，同行的仍有學生三人。

第八章 廣東受難

魯迅在中山大學被任爲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這時，郭沫若走到前線，郁達夫及其他創造社派的人們恐被認爲不穩者，已經辭去教授的職務，回到了上海。

魯迅數月來與廣平女士再會的喜悅，是可以恍惚地想像得到的。

魯迅在這裏，很多青年學生以爲他是戰士，設下盛大的歡迎，他被迫出席歡迎會所忙煞。魯迅雖然急匆匆地走來，頗預其空氣，恐碰到麻煩，在第一回演說席上，就聲明他不是什麼「戰士」；倘若是的話，就應該留在北京或廈門堂堂而奮鬥，不應該特意地躲到「後方」的廣東來；他雖然這樣說了，但是誰也沒有相信。

於是魯迅那裏，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做序題簽的、請演說的，關得個不亦樂乎。其中魯迅最怕的是演說，然而結果是逼着被綁到很多的演說會上。主要的演講，在香港有無聲的中國及老調子已經唱完；在黃浦軍官學校是以時代的文學爲題目，臨了他曾說：

「諸君是實際的戰爭者，是戰士，我以為現在還是不需要佩服文學的好。學文對於戰爭，沒有益處，最好不過作一篇戰歌，或者寫得美的，便可于戰餘休憩時看看，倒也有趣。要講得堂皇點，則譬如種柳樹，待到柳樹長大，濃蔭蔽日，農夫耕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樹底下吃飯，休息休息。一首詩嚇不走了誰。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總是一種餘裕的產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這話雖無不像是會抱救國之志，拋棄當初學習醫學的目的之人所吐出，但這也未必是謬論，認為他實在是這樣地想着也是可以的，因為在吶喊和彷徨時代，他還能寫出那些從容的文章，還有一種餘裕的時間；等到廈門以來，這二年間，連一作也沒有，大概是感到不滿足，或許是他自身已丟失這餘裕了罷。

在他到廣東的當初，是住在中山大學校舍最中央，最高的地方，通稱「大鐘樓」的屋子裏。就任之後，追加考試，開始授課，所說的教務主任，在職責上極其多忙，有說不出的不愉快。作時間表，發通知書，收考試題目，分卷子，討論，採點，定坐位席，這些都是當作的事情；而且還得另作夜裏貼上朝晨不知被誰撕去的坐位表，辯論點數和及格的問題。他說對於某種青年已經優待了，就有人說還沒有優待；他說他沒有讓學生落第的權力，就有人說

他有；他說沒有方法，就有人說他有方法；他說考試題目並不難，就有人說太難了，他所住的「鐘樓」，每夜埋的喧嘩裏。

大概是爲躲避這喧嘩罷，他於三月二十九日黃花節，從「鐘樓」移居到白雲路底白雲樓。這時，戰爭進展很快；突於四月十二日發生了彈壓，十五日波及於廣東。魯迅瞧着多數學生，其中有慕魯迅之名由廈門轉校到廣東的學生以嫌疑被捕，他驚愕地招開各系緊急會議，百方奔走，設法營救，結果是徒勞而終。於是他憤然向學校提出辭表。校長雖未允許，而魯迅却頑強地出校了。因此，昨天高呼歡迎的他底身邊，今日突地被疑着，飛散各樣的流言，有如被禁着的身體一樣，事實是他底生命也很危險了。

一入九月，請他到市教育會主宰的學術演講會去演講，立在講壇上的他，是不會不知道形勢險惡到以他演講而決定生或死。他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題目之下，吐出平素所研究的文學史的蘊蓄，解說與魏晉時代底亂世社會狀態所關聯的當時竹林七賢態度，堂堂地諷刺着時世。結果他底生命得到無事。這演講底內容，是魯迅想寫至死未得實現的「中國文學史」中底一段。若據魯迅死去數月前，臥在病床告訴訪魯迅於上海的增田涉，其腹稿則是：第一章「自文字至文章」，第二章「思無邪（詩經）」，第三章「諸子」，第

四章「自離騷至反離騷（漢）」，第五章「滙，藥，女，佛（六朝）」，第七章「廊廟和山林（唐）」，這與他死後發表的漢文學史綱要底目次，多少有點出入。

雖是如此的狀態，他却能於十月，很巧妙地脫出了廣東。

他在廣東，結果祇有失望和受難。以後，他對於廣東，有如下的敘述。

「那時我于廣州無愛憎，因而也就無欣戚，無褒貶。我抱着夢幻而來，一過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我覺得廣州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言語，可以淆亂游子的耳目，但實際是和我所走過的別處都差不多的。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只在所用的顏色。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黑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游行，所以也沒有特別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這也許是後來的回憶的感覺，那時其實是還沒有如此分明的。」

在分裂的政局之中，又在廣東失望和受難之中，魯迅底思想和人生觀，也漸漸地發生變化。若借他自己的言語：「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纔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不過，他覺得他這態度是

錯了；於是他，改變了以往無條件地尊重青年的主張。

脫出廣東的他，是經香港到上海的；這次的脫出，有許廣平女士同行着。

第九章 上海生活（一）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魯迅定居於上海景雲里二十三號，初與廣平女士公然結合了。

上海學界，聽說他來，陸續請他演講，就說十月中，他曾在勞動大學、立達學園、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大夏大學、中華大學、光華大學等大學演講過。

但，這年一入十二月，應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之聘，爲特約著作員，除在廣東時候開始編纂的唐宋傳奇集上冊出版以外，特應記載的事情一樣也沒有。

假如在這裏將至民國十九年三月作家聯盟創立爲止，認爲是他上海生活的第一期，至此二年數個月的他底文學上工作，都被翻譯和論爭占了大部分。

現在將他在那期間從事的翻譯工作，列記如左：

- 一 小約翰（F·望·藹單作）
- 一 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鶴見祐輔底隨筆集鈔譯）
- 一 壁下譯叢（日本及他國作家、批評家底論文編譯）
- 一 近代美術史潮論（日本板垣應穗著）
- 一 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日本片上伸著）
- 一 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著）
- 一 藝術論（蒲列哈諾夫著）
- 一 文藝與批評（盧那卡爾斯基著）
- 一 文藝政策（關於蘇聯文藝的會議錄及決議文集）

翻譯工作如此地多種類，反之。創作是全然沒有，且雜感類的文章，其數亦極稀少。但其文章內容，是伴隨社會和文壇底推移而變化着；關於激進文學的，與激進文學者鬥爭的，占有多數。

因為當時上海文壇（這在當時是中國文壇底中心）作為社會狀態的反映，急激地昂揚着文藝風潮。作為前進文藝急先鋒的，有「創造社」及蔣光慈、錢杏邨等底「太陽社」；曾以

「爲藝術而藝術」的使徒自任的「創造社」，早就用「激進文學」塗換了招牌。此外有胡適等組成被魯迅稱作「正人君子」派的「新月社」，這是立於反動派的立場的；魯迅是遭遇這雙方的挾擊，不容緩地孤單奮戰着。魯迅在當時並沒有主張着明確的主張。「創造社」以成仿吾，「太陽社」以錢杏邨爲代表批評家，以粉碎魯迅爲目的張布着筆陣，指着魯迅或曰「有閒」，或曰「祇喜冷笑」，或曰「毒筆家」，或因他底出身地爲酒之產地，罵他說「醉眼陶然」。

魯迅以前在北京有關係，因遭北京當局禁止，改移於上海，此次接受編輯的「語錄」爲機關誌，用如前的銳鋒不斷地反擊着他們，其論旨，論調，大約是如下的幾點。

「凡有幻想或理想的詩人很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但葉遂甯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輓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沈沒，證明着客觀的前進。他們到底並不是旁觀者。」

又

「然而前進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于明言。惟有中國特別，知道

跟着人稱托爾斯泰爲『卑污的說教人』了，而對於中國『目前的情況』，却只覺得在『事實上，社會各方面亦正受着烏雲密佈的勢力的支配』，連他托爾斯泰的『剝去暴力，裁判喜劇的假面』的勇氣的幾分之一也沒有；知道人道主義不澈底了，但當『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候，連人道主義式的抗爭也沒有。剝去和抗爭，也不過是『咬文嚼字』，並非『直接行動』。我並不希望做文章的人直接行動，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遲了一點，創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請律師，今年纔揭起『前進文學』的旗子，復活的批評家成仿吾總算離開守護『藝術中宮』的職掌，要去『獲得大眾』，並且給前進文學家『保障最後的勝利』了。這飛躍也可以說是必然的。弄文藝的人們大抵敏感，時時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沒落，如漂浮在大海裏一般，拚命向各處抓攬。」

又

「從這一階級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爲仇爲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裏存着許多舊的殘滓，却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現在的人們既然神經過敏，聽到『俄』字便是氣絕，連嘴唇也快要不准笑了，對於出版物，這也怕，那也怕；而文學家又不肯多紹介的理論和作

品，單是這樣的指着自己的鼻子，臨了便會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樣，令人莫名其妙的。「這「奉旨申斥」，是從前帝制時代，官員一犯過失，便叫他跪在一個什麼門外，差一個太監來斥罵。這時倘若官員使用一點化費，那麼罵幾句就完；倘若不用，便從祖宗一直罵到子孫的。」

魯迅底論調，正如他底敵方所說多少是有些冷笑的和毒筆家的，因為他重視人比文章還要甚；在文章之先其人不能給他以信用，所以他底言語纔不斷地苛酷起來。他最忌恨的，主要是那時那國都有的商標主義；他不是爲反對而反對的，祇要一看他應戰白熱中專心翻譯，研究前述的那些文學理論的事實，就可以證明。魯迅對於翻譯，他說：「本意是從外國盜來火想炙自己的肉」，同時還想以此修正他同時代的誤謬，也是事實罷。（作爲這時代的文壇收獲，祇有活寫該時代的矛盾底長篇第三部作「蝕」。）

在魯迅論敵之中，「太陽社」錢杏邨的攻擊，筆鋒最爲尖銳，他在「死去了的阿Q時代」裏，對魯迅求出英雄思想的清算，他說：「魯迅所以陷於這樣的狀態之中，可以說完全是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結果祇有矛盾，自由思想在這個世界上祇是一個騙人的名詞，魯迅便是被騙的一個。」魯迅雖然未必是受這篇文章的影響，不過漸漸地在他的思想裏，

很濃地現出階級意識的影子，文章也漸漸地爽朗得多了。

時，在文學評論家中，與太陽社派和創造社派爲別派的畫室，祇以「攻擊魯迅，不是任務爲論綱，爲魯迅而辯護；其他，迄至瞿秋白所奔走的「中國作家聯盟」成立之日爲止，魯迅與反對派的論戰，白刃相接了二年餘。

在這期間，魯迅曾於民國十八年五月，回到北京。因爲母親在北京的原故，似乎祇以歸省的意思前去的。他幾乎三年整，又和母親、其他家族會着了。

在北京，除掉會着很多的舊友，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等校請其演講以外，別無其他的事情。雖然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有請他當教授之運動，他一切都拒絕了。魯迅離北京以前，曾給夫人一封信，是如下的寫着。

「北京本來還可住，圖書館的舊書也還多，但因歷史關係，有些人必有奉送飯碗之舉，而在別一些人即懷來搶飯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納履，而要使人信爲永不納履是難的，除非你趕緊走遠。D. H. (D是Dear底頭文字，H是害馬(Haina)底頭文字；害馬是魯迅很早以前給夫人起的綽名。)你看，我們到那裏去呢？我們還是隱姓埋名，到什麼小村裏去，一聲也不響，大家玩玩罷。」

魯迅雖然緊接着說：並不是實際如此默想，因為沒有別的事，所以就隨便談談，不過這隨便談談，也是因為感到寂寞了罷。

這旅行，很短，不足一個月。

在這年九月二十七日，廣平夫人作了母報。是個男孩子。魯迅給他起個名字，叫：「海嬰」。

第十章 上海生活(二)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魯迅也是主唱者之一的中國作家聯盟成立了。魯迅認為這是文藝活動上最吃緊的事情，所以在成立大會上，作了一場有力的演說，希望從事文學者，要有「韌」性。因是反對他的人，飛散着各種的謠言，浙江省呈請逮捕他，無已他於五月遷居於北四川路。這回的住宅，是在北四川路北頭，斜對着內山書店右面的大樓三層上。

翌年一月，又發生一件他不能不遷居的事件。這是魯迅結生難忘的：

魯迅有個北京時代的學生，在景雲里時，曾居其附近，每日出入於其家，名叫柔石的。他是從事創作也事翻譯的青年。魯迅曾和他及其他青年一同紹介東歐和北歐底文字，且以輸入外國版畫爲目的，設立朝華社，出版朝華旬刊及其他刊行物。柔石這青年非常善良，和同鄉女性一同走道時，至少總得距離三四尺；但和魯迅一同走路的時候，因爲怕魯迅被汽車或電車撞死，總是扶住他。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他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魯迅底譯者，託他問魯迅版稅的辦法。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他到魯迅那裏，魯迅就將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裏一塞，忽忽地走了。不想，這一去永未能再見。因爲他衣袋裏還藏着魯迅抄給他的那印書合同，於是魯迅在一月二十日急遽地燒棄友人們底書信，和妻子避難到日本人經營的客棧「花園莊」裏。以後雖有各種消息，最後是聽說他和其他四人於二月七日夜或二月八日朝死去了。

魯迅在一個深夜裏，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堆着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萬象森然沒有聲，他寫了一首被人譽爲「富唐人風韻，哀切動人，可謂絕唱」的七言詩；以後這首詩寫給附近相識的日本人山本初枝夫人了。

魯迅在二月末，又回到舊居。這年三月到十二月，應增田涉之請，爲他講解中國小說史

略及小說作品等。若據增田涉所說的魯迅當時的生活狀況，是很忙碌的。且居所又極秘密，訪問他的人亦甚寥寥；十個月之間，祇有郁達夫，許欽文，周建人其他日本留學時代舊友二、三人以及北新書局底主人。烟捲總不離口。吃飯時有時略爲飲點五加皮酒；爲刺戟食慾，常食青椒。他常和近友們去看電影，據說這是因爲總不斷地工作怕入會迂固纒去的。

這時代的魯迅，身邊極爲匆忙，雖已避了二次難，於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又避難于內山書局，不久移至舊英租界內山支店，約有一月。

這年十一月，因母病到北京，滯在中曾受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師範大學、中國大學之請，舉行講演。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參加蔡元培，楊銓等所組織的團體，不久楊氏死去，敢然參加六月二十日的葬祭，歸來有感，賦詩一首：「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爲斯民哭健兒。」

這時代他底工作，大部分是雜文和翻譯，創作是越來越少了。這些雜文，全是以各樣的匿名，由廣平夫人抄寫原稿，投到報館，發表在報紙上的。

這時寫文很難，因是時林語堂、周作人等所發起的一種韜晦的諧謔的小品文運動，在林

語堂主幹之下的人間世、論語刊物上，非常活潑。魯迅對此預爲反對，勸告林語堂等，與其弄這有關文字，倒不如利用語學和文才翻譯些今日有用將來仍有用的東西。他們未能採納，於是魯迅加以攻擊，致陷他與周作人達到不通音信的絕交狀態。這狀態繼續到魯迅死時，作人連葬祭都沒有參加。

這期間，魯迅傾心的工作裏，除翻譯，雜文以外，還有促進版畫運動。版畫在中國，自唐至明是很發達的，迨至近世雖全絕跡，若據中國白與黑的墨繪仍甚發達的事實，他認爲新的版圖也有發達起來的可能，於是着手外國版畫的蒐集。其中有德國、法國、英國、俄國和日本底作品；日本作品多爲「浮世繪」。

內山定造每當版畫到着的時候，總有看着的機會，不知不覺之間，他對於這些版畫也發生了非常的興趣；有一天，他向魯迅借魯迅所有的版畫，說是想以此開一展覽會，以供公衆的欣賞。

魯迅欣然承諾，選出德國和俄國優秀的約七十點，還特意地一一按上了鏡框。會場設在北四川路底「上海購買組合」，展覽了二天，是在民國十九年十月四、五二日。在中國，這是最初的版畫展覽會。開會的結果，在日本人間起了相當的反響，而於中國人方面，上海當

時雖有四個美術學校，不僅版畫尙未普及，卽專門家亦未發生興趣，所以參觀者極其稀少。二日間，參觀者一共約有四百人，可以說是成功了。

翌年二月，魯迅將革拉特珂夫底士敏土底插圖一套，以商務印書館底珂羅版，複製了二百冊，委託內山書店去代賣。結果，買主多是日本人。中國人幾乎沒有去買的。

不久，與內山完造共同開催第二次版畫展覽會。這次以法國底小說插畫爲主，會場設於老靶子路日本人基督教青年會館底二樓上。也許是會場的關係，參觀者比前回還少，出乎意外地失敗了。中國人間對於版畫還未發生興趣，魯迅感到微微的悲哀。

這年八月，內山完造底弟弟，現任東京成城學園手工教師，有時亦事彫刻的內山嘉吉，利用暑假遊於上海，時與魯迅往來；他說，可以偶爾教教製作版畫啓蒙的方法，使魯迅大爲高興，熱心地努力結果，聚集美術學校學生十三人開了講習會。內山不會中國語，魯迅自己擔當翻譯，在沒有電扇蒸熱的屋子裏，繼續苦勞了二十二天。因此，中國纔出生最初的新版畫家，繼續這十三人，生長了很多版畫家的志望者。

在民國二十二年十月，於施高塔路千愛里舉開第三次展覽會時，參觀者頓見增加，就說中國小學校底教師引率着學生前來參觀的就有三組。一部分的小學校，開始以版畫代替手

工。不過，一般說起來，中國底版畫術還是很幼稚。風景雖然有的還好，而人物完全都不行。不過，版畫熱的勃興誠足以驚人，倏忽之間，報紙，雜誌，就連小說單行本底插圖，沒有一本沒有版畫的了。

魯迅在民國二十三年，爲供這些版畫學徒的參考，選集俄國版畫，在日本用珂羅版，初版印刷了三百冊，題名爲引玉集；又在獎勵新版畫家的意義上，自寫序文，自寫說明，自己負擔費用，出版版畫選集一百冊，題名叫做木刻集成。

一面又可惜中國古版畫將要消滅的狀態，與在北京的鄭振鐸一同冒物質的損失和種種的困難，完成一部六冊北平箋譜，約集四百餘種堂堂的版畫集。這是百部限定版，其中除內山完造預約了三十部，幾乎全部由魯迅和鄭振鐸承受了；魯迅承受的，大部分都贈給日本、美國、法國、蘇聯等圖書館以及他底友人們。內山底三十部，在店頭倏忽之間賣完了，因爲還有預約的，同時中國人間也出來希望者，於是又增刷了一百部。內山承受了四十部，這也會賣完了。

識字的在中國不過占全人口十分之二，若以最大多數爲根據，中國等於無文字，魯迅在這見解之下，伴隨版畫，又注力於文字拉丁化運動。過去，雖有羅馬字等等運動，結果是沒

有多大的成績的。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伯納·蕭漫遊世界途經上海時，他受蔡元培底慫恿，出席宋慶齡宅內歡迎的小宴。他雖未怎樣論到蕭，不過對於罵蕭的上海文士和新聞記者寫了幾篇反對口吻的文章，在寄給日本改造的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底冒頭，他說：「我是喜歡蕭的。這不是因為看了他的作品或傳記，佩服得喜歡起來，僅僅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一點警句，從什麼人聽說他往往撕掉紳士們的假面，這就喜歡了他了。還有一層，是因為中國也常有模倣西洋紳士的人物的，而他們大抵不喜歡蕭。被我自己所討厭的人們所訂歷的人，我有時會覺得他就是好人物。」又在其他文章裏，說道：「他說的是真話，偏要說他是在說笑話，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己倒不笑。他說的是真話，偏要說他是諷刺，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己倒不笑。他說的是真話，偏要說他是諷刺，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己倒不笑，還要怪他自己倒不笑。他說的是真話，偏要說他是諷刺，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己倒不笑。」蕭對於中國文士或新聞記者們，未必沒說使他們痛快的話，然而蕭挨了罵；對於這事實，魯迅也許感到他在中國文壇所受的運命，與蕭是有共通之點的。

魯迅本來是不大有病的，但在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有病了。最初是每晚發熱，無力，不想吃東西去請醫生診斷，據說是流行性感冒。雖然已經經過流行性感冒當退熱的時期，恐還沒有退。醫生疑是腸室扶斯，檢查血液的結果不是的。又注意到肺和心臟，現象也很良好，

祇以爲不過是疲勞而發熱，就有耶無耶地算好了，一入十二月，脊背和胸發生難堪的痛楚，也未覺要緊，不多日也就恢復了。

不過，這時的魯迅健康，頓見衰弱。多年用功、努力和苦鬥的結果，漸漸看出影響到他底健康。其實魯迅底體內，很久以前就在他不知不覺之間，已染上了肺疾，現在是漸漸現出表面來，醫生雖沒有宣告，他本人是竊自感到了。

第十一章 晚 年

此章所記，是民國二十四年到民國二十五年最後兩年間的事情。雖應記入於前章，魯迅是在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遷居於大陸新村九號的。此次的住宅，是當內山書店後面的地點，與以前的住宅不同，是由一樓到三樓的。若據增田涉底話：

魯迅因爲健康日漸衰弱，雖然在這二年裏沒有作出很多的事情，但是他還忙着翻譯果戈里底「死靈魂」和執筆「故事新編」。「故事新編」是他老早就打算將古代傳說小說化的一冊集子，在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好容易纔將八篇集合爲一本。（於是魯迅創作類的著作：

「吶喊」、「彷徨」、再加入散文詩集「野草」、「朝華夕拾」和「故事新編」，一共是五冊。其他的工作，有德國珂勒惠支女士底版畫選集，和友人瞿秋月底遺著「海上述林」的編印，以及同人雜誌「海燕」之發行等；得意的雜感文執筆，並不多見。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以還，因政治等關係，上海文學界也隨着起了反應，出現一種「新文學論」的形態。民國二十五年底文壇，是以這運動而熱鬧着。久缺生氣的文學者，以聯合爲目的掀動起來。於是這年六月，由文藝家先後結成了兩個團體。一個是「文藝家協會」；一個是「文藝工作者」。這兩個團體，本來就沒有對立的性質，但前者想結成一起，政治主義的傾向特爲顯著；與後者祇想放棄文藝家各自底固有立場爲大伙解放而努力之點，是不同的。

前者由郭沫若、郁達夫、茅盾、謝冰心、鄭振鐸等以外一百零六名會員所組成；起初似乎是打算網羅全文藝家的，可是魯迅，對於會之趣旨未必是反對，但由「提口號，發空論，都十分容易辦。但在批評上應用，在創作上實現；就有問題了。批評與創作都是實際工作。」的見地沒有加入；以後纔以魯迅爲中心另結成「文藝工作者」，魯迅以外作爲有力份子的，有巴金、張天翼、胡風、歐陽山、蕭軍等，大部分都是魯迅側近的人。

隨着，發表了「文藝工作者」底宣言。

但是所說的新文學論，雖能爲作家底政治立場的標識，却不能爲文學創作上的標識，由這不滿，於是胡風等揭出新的口號來，以後就圍繞兩個主張，熱鬧地掀起了論戰，羣小作家評論家不用說，甚至連魯迅、茅盾、郭沫若等大家也都捲入這漩渦之中，各各極力發表了見解。魯迅自然是立於胡風這面持着相同的意見的。

於是這論戰熱烈起來了。

一入這論戰最熱烈的十月，在魯迅外二十名代表的文人署名之下發表了另一宣言。這是基於想藉聯合一起之名恢復久被壓迫的言論自由的意志，其宣言文內容，大半也是關於這部分。

署名者有巴金、王統照、包天笑、沈起予、林語堂、洪深、周瘦鵑、茅盾、陳望道、郭沫若、夏丏尊、張天翼、傅東華、葉紹鈞、鄭振鐸、鄭伯奇、趙家璧、黎烈文、魯迅、謝冰心、豐子愷二十一人。

在此狀態下，作家們想藉等等名義解除加諸彼等之當局底壓迫而活躍着；在此意義上，新生的文學也可以說多半是激進文學的假面。

魯迅在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又被肩和胸底激痛所痛苦着。入三月，突然發生喘息；到五月，病突然惡化，發熱時時不能減退。魯迅底委託醫生是日本人須藤醫師。因爲這人比魯迅年紀大，經驗多，且甚懇切，對於病狀也能直率地告知，所以自一月病狀惡化以來，這須藤醫師曾指摘過魯迅底肺病，給了二三回警告。不過，魯迅仍然不以爲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是魯迅對於自己底健康還有自信，或者不怕有病似地被各樣的工作所撐持着。但是病症延長了很久，魯迅底友人們暗自地商量辦法；於五月末，由史沫德黎女士請了上海唯一的西洋肺病專家D醫師前來診察。其結果，仍然是可悲的。D醫師雖譽魯迅爲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就要滅亡了。並且說：倘是歐美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宣告使魯迅親近的人們落下淚來。但是，魯迅在訊問之後，沒有請D醫師開方。因爲他想，D醫師底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後來一看X光透視的胸像，纔知道D醫師底診斷却實在是極準確的，魯迅底肺，祇餘下半面極少的一點是好的。魯迅雖然久已患着肺病，甚至連自己也是從一二年前纔注意，大概是魯迅底肉體異常頑強罷，還是魯迅底精神力旺盛，很能克服着擊敗自身之病呢。

魯迅以D醫師宣告之後的心境，在九月五日寫了一篇叫作「死」的隨筆，其中有如下的

敘述。

「我並不怎麼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着，無力談話，無力讀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又未曾鍊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並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裏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只想到過寫遺囑……，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很想定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會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

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五月受D醫師的宣告，九月還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大概以為暫時已經脫去死的危機了罷。然而將這像是給家族的遺言，似無心地發表出來，說不定也是顧慮到萬一的時候的事情。

六月增田涉往上海去訪魯迅。恐怕也是魯迅感到了相當危險的時候，關於這時的事情，增田涉曾在「魯迅先生底回憶」一節裏，如下地寫着。

「去年六月初，我遊於上海，遠遠六年又會着了先生；這回不是上回的住所了。睡在病床上的先生，嚇人的消瘦，好像不是先生底姿態。然而精神還很旺盛，談到中國文壇現狀，露出憤懣來；提到與某某相關必然打破這惡傾向的決心，精神頗為猛烈。這是叫作作家協會什麼的（文藝家協會——著者）成立以前的事情。與六年前相較，雖然感到又更尖銳，然而，不是稍有病的精神興奮在鼓惑着嗎，反而使我掛念着。

數日後，又去探視，在病床雜談的時候，我請問蛋淘飯這飲食的意思；那麼今晚就徹這個你吃完了再走罷，於是我久遠地又坐入先生家底吃桌了。僅能入口半杯蛋淘飯的先生，說

出我因疲乏不能奉陪了。就站起來往二階底病床去了。我仰視景宋夫人摻扶着依靠欄干，一步一步走上樓梯去的先生，穿着白衣服的後影，感到非常冷清的沉鬱的意思，說不定不行了罷——同時又呆然地感到了這樣的絕望。在六年前的食桌上，先生每飯必用小茶碗喝二杯來的厲害的五加皮，若是老酒就能喝三四杯。然而這夜晚：我不能喝酒了，你若是喜歡的話，請多用些罷；祇能這樣地勸着我。酒是用玫瑰花瓣泡製，叫作玫瑰酒。我留在樓下，獨自喝着玫瑰酒。」

魯迅從那時起，別人也勸說着，抱着等過暑熱而去轉地療養的希望。起初是因爲須藤醫師有熟人，轉地地點想到日本鎌倉，但覺得距離東京太近，怕弘報記者和其他的人時常糾纏，後來想到長崎，因那里無可託之人，說是旅館太貴，住在公寓裏，或者找房子，覺得都不大方便，宕延的結果，將夏天就在像蒸溜似的暑熱中，空氣不良苦狹的上海的家裏送過去了。這日本轉地結局未能成行的原故，雖然是一面危懼他底健康已經不能堪耐長途的旅行，一面却是因爲他底家庭財政沒有什麼餘裕。

就在這樣的病中，魯迅對於少數熟人的來訪，總是喜悅地歡迎。自己不斷地找着攀談各式各樣的話題；若是疲乏了，就仍然躺在籐椅子上靜靜閉上眼睛休息着，稍過一會又說起話

來。在這樣情形之下，客人考慮魯迅底身體想辭去，總是難得就回去的。

還有，魯迅在病中，仍然不斷地想着這樣那樣的工作。有一回病狀稍爲見好時，大概是須藤醫師敷衍地說罷：「肺病非常良好，從現在十年是不要緊的，若是過了十年，少爺也大了，你太太也不必過分担心了。」魯迅聽着非常高興，馬上作出叫夫人準備翻譯「死魂靈」筆記的狀態；因爲他不能像醫師所想的安靜下來，雖然醫生時常注意他保持安靜，然而魯迅却說出：「我沒有養成那樣的習慣，不寫文，不看書，一天也不能活下去。」最後魯迅向醫師說：「我請你治病，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呢。」對於醫師的反問，魯迅答覆了如下的言語。

「第一，是要把病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動不動一個月能治的病，我甯願稍爲動一動延長到兩個月。第三，假如醫不好，就請你想法把生命拖長些。」

醫師對此也是無言可答的。

在這裏，略談一件別的事情。魯迅在晚年，曾與野口米次郎，長與善郎二位日本文學者會見。對於這二人所寫關於他的文章，在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三日給增田涉的信裏，他表示了不服。

還有在這以前，前一年九月十二日給胡風的信裏，對於龜井勝一郎底文章，他說：「龜井的文章，立意的大部分是在給他們國內的人看的，當然不免有『借酒澆愁』的氣味。其實，我的有些主張，是由許多青年的血換來的，他一看就看出來了；在我們裏面却似乎不注意，這真不能不『感慨係之』。」

在這時期裏，他還和日本改造社長山本實彥時常會着。他曾在民國二十二年及二十三年，兩次給「改造」直接寄稿，這時又與山本實彥約定：選出蕭軍外數名中國新進作家底作品，由他作紹介該誌的渡橋。

却說，魯迅的病勢，在八月曾吐血痰，有惡化的模樣，但入十月又稍減退，體重八十八磅，比八月一日增加二磅，因為氣候已達良好之時，所以有時外出，或看電影，或來訪友，十月八日曾去參觀第二回全國木板畫移動展覽會，十七日曾訪內山完造；那知當日夜裏，病狀突然急變，發生劇烈的喘息。

朝晨，等待天明的魯迅，親自寫信，由夫人送到內山完造那里。

「老板幾下：

意外ナウトデ夜中カテ又喘息ガハジメマシタ。ダカテ、十時頃，約束ガモウ出來ナイ

カテ甚ダ濟シマセン。

御頼シ申シマス。電話デ須藤先生ヲ頼ンデ下サイ。早速シテ下サル様ニト：

草草頓首 L拜

十月十八日

(老板幾下：

出乎意料之外，從半夜起，喘哮又發作起來了。所以，不能踐十時之約，很對不起。

拜託你，打電話請須藤先生來。希望快點給我辦……。

草草頓首 L拜

十月十八日

信是如右所寫，所謂十時之約，是指在內山書店與人相會的約會。

內山完造給須藤醫師打完電話，隨後就跑到魯迅家裏了。魯迅，右手拿着紙烟，坐在棹子前的椅子上，臉色很難看；呼吸也非常困難。內山和夫人交換按摩着魯迅底脊背，但一點也不能平靜下來。於是，內山將自家從鷄蛋油製造出來的喘哮妙藥拿出來，這是曾一度問過魯迅，魯迅未肯吃的，現在又問了問。魯迅說：吃罷！於是吃了。然後內山讓他睡一下，他

說一躺下來就不自在；還是坐在椅子上，有時把身體搖搖，並將上半身伸得筆直。這時仍然沒有離開烟捲。內山要他把烟捲停止，他纔把吸剩的丟掉了。不久，醫師來到，馬上就在右腕上打了一針。過了一兩分鐘，沒有表出效驗來。

「怎麼弄的，還沒有效驗。」魯迅說。醫師稍待一會，又在右腕上注射了一針，呼吸好像稍爲好了點。內山說是在八點鐘在店裏有個約會，回到店裏去了。須藤醫師暫時和魯迅說着話，接到電話的周建人走來。於是，須藤醫師說完；並不怎樣危險能，就約會下明朝再來回去了。須藤醫師想請福民醫院底松井博士診察一下，前去找他。偏巧，松井博士因爲禮拜天的緣故，沒在家。但，石井醫學士偶然到內山書店，聽說；就去問候魯迅，又給診察了。從須藤、石井兩醫師聽說病很重，當請看護婦，每隔二小時注射一次，呼吸難時當用酸素吸入等等注意的內山，準備好了，又回到魯迅家。

其間，魯迅沒有忘却工作上的事情。

這天，他知道是他所盡力，連載着他底譯文「死魂靈」的雜誌「譯文」掲載廣告的日子，好幾次問夫人報紙來了沒有，告訴他報紙來了，廣告登載着，他底譯文也登載出來了，此外還有些什麼文章等等，他聽了還不滿足，說：「報紙把我，眼鏡拿來。」親自看着那廣

告。

內山完造再去的時候，魯迅已經睡在床上了。用酸素發生器受着酸素吸入。吸入之後，呼吸多少舒服了些。

「我底病究竟怎樣了。」

突然，魯迅半言半語地問內山。

內山說：最好是靜靜地休養；醫生也這樣說了，請你還是不要想各種事情，好好地休養罷。」這時酸素管送來，於是再施酸素管的吸入。這很不錯，魯迅是呼呼地睡着了。

這以後，內山暫時回去，魯迅比較舒服地睡着。

夜晚，內山和石井醫師三次前來。石井醫師診療結果，仍然是很重。所以，內山又打電話給來了又回去的周建人，叫他再來。不一會建人來了，內山把醫師的話告訴他，在樓下客堂裏談着話。內山也打算在那裏坐一夜。

魯迅仍然靜靜地睡着。所以，魯迅夫人客氣地不斷地勸他回去。內山不能強辯，十二時半左右回去了。

這夜裏，夫人，建人和日本看護婦輪流看護着。一到未明的五時，顏色突變，呼吸停止

了似的。所以，急忙叫人到內山家，叫他請醫生，然而，魯迅在這時靜靜地斷了氣。夫人摸着他底額和手都還溫暖，祇是呼吸停止，脈搏不動了。時在午前五時二十五分。內山給醫師打完電話跑來的時候，是五時三十一分，圍繞着已爲死屍的魯迅，和建人和看護婦，蕭然伏着面，夫人是憑幾慟哭着。

第十二章 哀 榮

魯迅死了。

這消息一傳出來，莫不感到哀痛；有的去弔唁，有的去刻畫遺像。他底遺體是安置在臥室靠左的一張床上，身上蓋了一條粉紅色棉質夾被，臉上也蒙着一張潔白的紗巾。揭開紗巾，他底口眼都緊閉着，一頭夾着幾根銀絲的黑髮，濃濃的眉和鬚，面容雖然瘦着一點，却並不怎難看。

至於那間屋子的情形：離床頭靠窗的地方，是一張半新不舊的書桌，上面雜亂地堆着些書籍，原稿等；兩枝「金不換」毛筆，挺然立在筆插裏，旁邊有一隻有蓋的瓷茶碗。書桌橫

頭，設着一張藤躺椅。靠上面有一張方桌，滿滿堆着書；床頭床脚各有一架小書櫃。牆上掛着些木刻和油畫。

下午二時許，由明星公司歐陽予倩，程步高等率領攝影隊，至魯迅寓所攝取：遺體，生前工作的書案等紀錄影片；是由夫人按照平日的樣子擺好，給攝入鏡頭的。

三時許，膠州路二〇七號萬國殯儀館派柩車來迎，由幾個人將魯迅遺體用白布裹着昇下樓來，許多人在後面沉默而悲哀地送着。遺體移到了殯儀館，經過館方施行防腐工作後，化裝小殮，於六時暫置在該館二樓二號房間裏，受親友的弔唁。房內空氣肅靜。遺體仍舊穿着他生前所愛穿的咖啡色的舊綢袍，上面覆着褐色綿被，上及胸際。在燈柱旁看到他底面容，兩頰瘦削，兩目緊閉，濃濃的短髮聳在肩上。在他底臉上依舊可以找出他生前不屈的性格和精神。

以後的情形，巴金有一篇很能傳神的文字，現在抄將出來，以代敘述罷。

「在萬國殯儀館裏面，我和一些年紀差不多的朋友，過了四天興奮的，又是嚴肅的日子，我從沒有像這樣地被感動過。靈堂中靜靜地躺着一個老人，每天從早到晚，許許多多的人，一個一個地或者五六個人一排地到這里來向着他致最深的敬禮。我站在旁邊，我的眼睛

把這一切都看了進去。

一個禿頂的老人剛走進來站了一下，忽然埋下頭低聲啜泣了。另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已經走出了靈堂，却還把頭伸進帷幔裏面來，紅着眼圈哀求道：『讓我再看一下罷，這是最後的一次了。』

靈堂裏，燈光是不夠明亮的。一羣小學生恭敬地排成前後兩列，一齊抬起頭，癡呆地望着那一張放大的照片。沒有一個人說話，空氣是十分嚴肅的。忽然一個年紀較大的孩子埋下頭鞠躬了，其餘的人馬上低下頭來，有的在第三次的鞠躬以後，還留戀地把他們的頭頻頻點着。孩子們的心是最真摯的，他們知道如今失掉一個愛護他們的友人了。『救救孩子』，我的耳邊還彷彿響着那老人的聲音。

我所認識的一個雜誌社的工友外地來了。他紅着臉畏怯地在靈堂的一角站了片刻，孩子似地恭恭敬敬行了三個禮，然後悄悄地走開了。

兩個穿和服的太太低着头，閉着眼睛默默地合掌禱告了一會，當我給她們拉帷幔的時候，我瞥見了他們滿是淚痕的臉，過後在帷幔外面響起了悲痛的哭聲。

我的耳朵不會誤聽的，像這樣的哭聲，我每天至少總要聽到幾次。我的眼淚也常常被地

引了出來。

我的眼睛也不會被欺騙的。我看見了穿着粗布短衫的勞働者，我看見了抱着課本的男女學生，我也看見了綠衣的郵差，黃衣的童子軍，還有小商人，小店員以及國籍不同，階級不同，職業不同，信仰不同的人，在這無數不同的臉龐上我還看見了一種相同悲戚的表情。這一切的人都是被這一顆心從遠近的地方牽引到這裏來的。

在這些時候，我常常想：這個被我們大家敬愛着的老人，他真的就死去了？我不能夠相信。但是這悲戚的面容，這些哀痛的哭泣却明白地告訴我：這個老人決不會再坐起來，帶着溫和的笑容對我們高談闊論了。

二十日的夜晚，已經過了十一點鐘，我和幾個朋友預備動身回家，靈堂裏十分靜寂。我和一個人走到靈柩前面，靜靜地站了四五分鐘的光景。我借着黯淡的燈光，透過了那玻璃棺蓋，癡癡地望着我們所熟悉的那張臉，眼睛緊緊閉着，嘴也緊緊閉着。一種溫和的哀情籠罩在這臉上，沒有一點死的恐怖。彷彿這個老人就落在深沉的睡眠裏。在這四週都是鮮花紮成的花圈和花籃，晚香至的馥郁的香氣一股一股地沁入我的心胸，我不禁想着：這難道不是夢？我又想：倘使這老人一翻身坐起來呢。

但是一個沉重的聲音在我的心上叫起來了：死了的不能夠復活了。

死者的遺體是在這天下午入殮的，我跟着許多朋友行了禮，過後站在人叢中，等着遺體入殮。前面一片哭聲刺痛着我的心。我忍受不下去。含了眼淚回過頭來，無意地看見那頗長的朋友紅着眼睛伸出手拼命在另一個朋友的肩膀上抓。我半年因爲某一件事情，還寫過文章攻擊這個朋友，但這時看見他心裏難過，我的心也更加難受了。在這一刻，滿屋子人的心都是相同的，都有着一樣東西，這就是——死者的紀念。

出殮的日子，我和一個朋友早晨七點半鐘到了殯儀館。這時候靈堂裏也是很靜寂的。別的朋友忙着在外面做事情。我一個人繞着靈柩走了一周，以後又站了片刻。……

我不能夠這樣地久站下去了。瞻仰遺容的人開始接連地來。有的甚至是從遠方特地趕來看他們所敬愛的人的最初的也是最後的一面的。『讓我們多看幾眼罷』，當我拉帷幔的時候，常常有人用眼睛這樣地懇求。但地方是這樣狹小，後面等着的人又有那麼一長列，別的朋友也在催促。我們怎麼能夠使每個人都多看他幾眼呢。在這里的短短的一瞥裏，那無數的是深切地感到他們損失了。

下午兩點鐘，靈柩離開了殯儀館。送葬的行列是異常有秩序的。許多人悲痛地唱着輓

歌。此外便是嚴肅的沉默。

到了墓地，舉行了儀式以後，十三四個抬起靈柩，那個剛剛在紀念堂上讀了哀詞的朋友，突然從人叢中跑來，把他的手掌也放在靈柩下面，這情形把我深深地感動了。我想至少在這一會兒所有的心都被躺在這靈柩中的老人聯接在了一起的。

靈柩上復蓋着一幅旗子，這是民衆代表獻給死者的。上面有三個大字：「民族魂」。

在往墓穴去的途中，靈柩是愈來愈重了。那個押柩車來的西洋人跑來感動地用英語問道：「我可以幫忙嗎？」我點了點頭。他默默地把手伸到靈柩下面去。

到了墓穴已經是傍晚了，大家把靈柩放下去。一個架子上縛着兩根帶子，靈柩就放在帶子上面。人拉帶子，靈柩緩緩地落下去。我站在旁邊被後面的人擁擠着。在暮色蒼茫中，我只看見白底黑字的「民族魂」漸漸地往下沉，等牠們完全停住不動時，人們就把水門汀的墓蓋抬來了。一下子我們就失去了一切。

儀式完畢了，上弦月在天的一角露了出來。沒有燈光。在陰暗中羣衆像潮湧似開始散去了。……」

最後，還須稍加點具體的事實。

二十日和二十一日間魯迅弔問者，據說超過一萬；二十二日參加送葬的，有七八千人。抬出靈柩的，是由黃源、姚克、孟十還、蕭軍、歐陽山、聶紺弩、胡風、周文、吳朗西、巴金、靳以、黎烈文、張天翼、曹白等魯迅側近的十四文學者擔當；執拂者，有友人郁達夫（從福建趕來的）、鄭振鐸、王統照、夏丏尊、葉聖陶、許欽文、蕭乾、沙汀等數十人。

行列，最前是由作家蔣牧良，歐陽山掌執的一幅寫着「魯迅先生殯儀」的白布橫額，接着是以樂隊、輓聯隊、花圈隊、輓歌隊、司徒喬畫的大幅遺像爲次序。後面是像車，靈車；最後是五人一列的徒步送葬的羣衆。蕭軍是行列底總指揮。

行列在工部局底西洋人及印度人巡捕利用自行車或騎馬巡察中，或等待於途中的電影公司攝影隊底旁邊，蜿蜒地走；哀歌合唱的聲音，響徹了天空。

到了墓地，由治喪委員會主席蔡元培宣告開會。由沈鈞儒報告魯迅底生平，接着是宋慶齡、章乃器、蕭軍、鄒韜奮、內山完造等演說，胡愈之讀哀詞。演說之間，羣衆不斷地抓着演說者底感動的言語而狂呼着。

其後，是由抬靈柩的十四個文學者，將靈柩搬入墓穴裏。

附篇 魯迅先生年譜

民國前三十一年

清光緒七年辛巳
西歷一八八一年

一歲

八月初三日，生於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口。姓周，名樹人，字豫才，小名樟壽，至三十歲，始用魯迅筆名。

民國前二十六年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
西歷一八八六年

六歲

是年入塾，從從叔祖玉田先生初誦「鑑略」。

民國前二十四年

清光緒十四年戊子
西歷一八八八年

八歲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卽天，當其病篤時，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詢其何故，答曰：「爲妹妹啦」。▲是歲元旦，本家長輩相聚推牌九，父伯宜公亦與焉。先生在旁默視，從伯慰農先生因詢之曰：「汝願何人得贏？」先生立對曰：「願大家均贏」。其五六歲時，宗黨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譽其小而靈活也。

民國前二十年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西歷一八九二年

十二歲

正月，往三昧書屋從壽鏡吾（壞鑑）先生讀。▲在塾中，喜乘間描畫，並搜集各畫，而對於二十四孝圖之「老萊娛親」，「郭巨埋兒」獨生反感。▲先生外家爲「安橋頭」魯姓，聚族而居，幼時常隨母太夫人前往，得在鄉村與大自然相接觸，影響尤大。「社戲」中所描寫者，皆「安橋頭」一帶之景色，時正十一二歲也。外家後遷「皇甫莊」「小皋埠」等處。▲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民國前十九年

清光緒十九年癸巳
西歷一八九三年

十三歲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憂，自北京歸。▲秋，介孚公因事下獄，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產中落，出入於質鋪與藥店者累年。

民國前十六年

清光緒廿二年丙申
西歷一八九六年

十六歲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七。▲父卒後，家境益艱。

民國前十四年

清光緒廿四年戊戌
西歷一八九八年

十八歲

閏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

民國前十三年

清光緒廿五年己亥
西歷一八九九年

十九歲

正月，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路礦學堂，對於功課並不溫習，而每逢考試，輒列前茅。

▲課餘輒讀譯本新書，尤好小說，時或外出騎馬。

民國前十一年

清光緒廿七年辛丑
西歷一九〇一年

二十一歲

十二月，路礦學堂畢業。

民國前十年

清光緒廿八年壬寅
西歷一九〇二年

二十二歲

二月，由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課餘喜讀哲學與文藝之書，尤注意於人性及國民性問題。

民國前九年

清光緒廿九年癸卯
西歷一九〇三年

二十三歲

是年爲浙江潮雜誌撰文。▲秋，譯月界旅行畢。

民國前八年

清光緒三十年甲辰
西歷一九〇四年

二十四歲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八月，往仙台入醫學專門學校肄業。

民國前六年

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西歷一九〇六年

二十六歲

六月回家，與山陰朱女士結婚。▲同月復赴日本，在東京研究文藝，中止學醫，

民國前五年

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西歷一九〇七年

二十七歲

是年夏，擬創辦文藝雜誌，名曰新生，以費絀未印，後爲河南雜誌撰文。

民國前四年

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西歷一九〇八年

二十八歲

是年從章太炎先生炳麟學，爲「光復會」會員，並與二弟作人譯域外小說。

民國前三年

清宣統元年己酉
西歷一九〇九年

二十九歲

是年輯印域外小說集二冊。▲六月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

民國前二年

清宣統二年庚戌
西歷一九一〇年

三十歲

四月初五日祖母蔣太君卒，年六十九歲。▲八月，任紹興中學堂教員兼監學。

民國前一年

清宣統三年辛亥
西歷一九一一年

三十一歲

九月紹興光復後，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冬，寫成第一篇試作小說「懷舊」，閱二年

始發表於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

民國元年

西歷一九一一年

三十二歲

一月一日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膺教育總長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員。▲五月航海

抵北京，住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藤花館，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

八月任命爲教育部僉了。▲是月公餘纂輯「謝承後漢書」。

民國二年

西歷一九一二年

三十三歲

六月，請假由津浦路回家省親，八月由海道返京。▲十月，公餘校「稽康集」。

民國三年 西歷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歲

是年公餘研究佛經。

民國四年 西歷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歲

一月輯成「會稽郡故書什集」一冊，同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經」。成

▲是年公餘喜蒐集並研究金石拓本。

民國五年 西歷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歲

五月，移居會館「補樹書屋」。▲十二月，請假由津浦路歸省。▲是年仍蒐集研究

造象及墓志拓本。

民國六年 西歷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歲

一月初，返北京。▲七月初，因張勳復辟亂作，憤而離職，同月亂平而返部。▲是

年仍蒐集研究拓本。

民國七年 西歷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歲

自四月開始擬作以後，源源不絕，其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以魯迅爲筆名，載在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抨擊家族制度與禮教之弊害，實爲文學革命思想革命之急先鋒。▲是年仍搜羅研究拓本。

民國八年 西歷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歲

一月發表關於愛情之意見，題曰「隨感錄四十」，載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後收入什感錄「熱風」。▲八月買公用庫八道灣屋成，十一月脩繕之事略備，與二弟作人俱遂入。▲十月發表關於改革家庭與解放子女之意見，題曰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載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後收入論文集「墳」。▲十二月請假經津浦路歸省，奉母偕三弟建人來京。▲是年仍搜羅研究拓本。

民國九年 西歷一九二〇年 四十歲

一月，譯成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戲曲「一個青年的夢」。▲十月譯成俄國阿爾志跋綏夫著小說「工人梭惠略夫」。▲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學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民國十年 西歷一九二一年 四十一歲

二三兩月又校「稽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民國十一年 西歷一九二二年 四十二歲

二月八月又校「稽康集」。▲五月譯成俄國愛羅先珂著童話劇「桃色的雲」。▲仍

兼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民國十二年 西歷一九二三年 四十三歲

八月遷居朝塔胡同六十一號。▲九月，小說第一集「吶喊」印成。▲十二月，買阜

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屋。▲同月，「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印成。▲是年秋

起，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

民國十三年 西歷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歲

五月，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屋。▲六月，「中國小說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

「稽康集」，並攔校正稽康集序。▲七月往西安講演，八月返京。▲十月，譯成日

本廚川白村著論文「苦悶的象徵」。▲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

等師範學校及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七年冬起為「語絲」週刊撰文。

民國十四年 西歷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歲

八月，因教育總長章士釗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先生與多數教職員有校務維持會

之組織，被章士釗違法免職。▲十一月，雜感第一集「熱風」印成。▲十二月，譯成日本廚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是年仍為「語絲」撰文，並編輯「國民新報」副刊及「莽原」雜誌。▲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中國大學講師，黎明中國教員。

民國十五年 西歷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歲

一月，女子師範大學恢復，新校長易培基就職，先生始卸却職責。▲同月教育部僉事恢復，到部任事。▲三月，「三一八」慘殺案後，避難入山本醫院，德國醫院，法國醫院等，至五月始回寓。▲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園與齊宗頤同譯「小約翰」。▲八月底，離北京往廈門，任廈門大學文科教授。▲九月，「彷徨」印成。▲十二月因不滿於學校，辭職。

民國十六年 西歷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歲

一月至廣州，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二月往香港演說，題為：「無聲的中國」，次日演題：「老調子已經唱完」！▲三月，黃花節往嶺南大學講演。同月移居白雲樓。▲四月至黃埔政治學校講演。▲同月十五日，赴中山大學各主任緊急

會議，營救被捕學生，無效，辭職。▲七月，演講於知用中學，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學術講演會」，題目爲「讀書雜誌」，「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八月開始編纂「唐宋傳奇集」。▲十月抵上海，八日移寓景雲里二十三號，與番禺許廣平女士同居，▲同月「野草」印成。▲滬上學界，聞先生至，紛紛請往講演，如勞動大學，立達學園，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大夏大學，中華大學，光華大學等。▲十二月，膺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之聘，任特約著作員。▲同月「唐宋傳奇集」上冊出版。

民國十七年 西歷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歲

二月、「小約翰」印成。▲同月爲「北新月刊」譯「近代美術史潮論」，及「語絲」編輯。▲「唐宋傳奇集」下冊印成。▲五月往江灣實驗中學講演，題目：「老而不死論」。▲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譯本出。「奔流」創刊號出版。▲十一月短評「而已集」印成。

民國十八年 西歷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歲

一月與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資印刷文藝書籍及木刻「蠶苑朝花」，簡稱「朝花社」。▲五月「壁下譯叢」印成。▲同月十三日，北上省親，並應燕京大學，北京

大學，第一師範學院，第二師範學院等講演。▲六月五日回抵上海。▲同月盧那卡爾斯基作「藝術論」譯成出版。▲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嬰。▲同月爲柔石校訂中篇小說「二月」。▲同月盧那卡爾斯基作「文藝與批評」譯本印成。▲十二月往暨南大學講演。

民國十九年 西歷一九三〇年 五十歲

一月，「朝花社」告終。▲同月與友人合編「萌芽」月刊出版。開始譯「毀滅」。▲二月「自由大同盟」開成立會。▲三月二日參加「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會」。▲「自由大同盟」被嚴壓，先生離寓避難。▲同時牙齒腫痛，全行拔去，易以義齒。▲四月回寓。與神州國光社訂約編輯現代文藝叢書。▲五月十二日遷入北四川路樓寓。▲八月往「夏期文藝講習會」講演。▲同月譯雅各武萊夫長篇小說「十月」訖。▲九月爲賀非校訂「靜靜的頓河」畢，過勞發熱。▲同月十七日，在荷蘭西菜室，赴數友發起之先生五十歲紀念會。▲十月四五兩日，與內山完造同開「版畫展覽會」於北四川路「購買組合」第一店樓上。▲同月譯「藥用植物」訖。▲十一月修訂「中國小說史略」。

民國二十年 西歷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歲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離寓避難。▲二月，梅斐爾德「士敏土之圖」印成。▲同月二十八日回舊寓。▲三月，先生主持「左聯」機關雜誌「前哨」出版。▲四月往同文書院講演，題爲：「流氓與文學」。▲六月往日人「婦女之友會」講演。▲七月爲增田涉講解「中國小說史略」全部畢。▲同月往「社會科學研究會」演講「上海文藝之一瞥」。▲八月十七日，請內山嘉吉君教學生本刻術，先生親爲翻譯，至二十二日畢，二十四日爲「一八藝社」木刻講演。▲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樓景印宋本。▲同月「毀滅」製本成。▲十二月與友人合編「十字街頭」旬刊出版。

民國二十一年 西歷一九三二年 五十二歲

一月二十九日遇戰事，在火線中，次日避居內山書店。▲二月六日，由內山店友護送至英租界內山支店暫避。▲四月，編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評，名曰：「三聞集」編一九三〇至三一年雜文，名曰：「二心集」。▲五月自錄譯著書目。▲九月編譯新俄小說家二十人集上冊訖，名曰：「豎琴」。編下冊訖，名曰：「一天的工作」。▲十月排印「兩地書」。▲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

學，輔仁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師範大學，中國大學等講演。

民國二十二年 西歷一九三三年 五十三歲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權保障同盟會」，被舉爲執行委員。▲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慶齡宅，歡迎蕭伯納。▲三月，「魯迅自選集」出版於天馬書店。▲同月二十七日移書藉於狄思威路，新屋存放。▲四月十一日，遷居大陸新邨九號。▲五月十三日，至德國領事館爲「法西斯蒂」暴行遞抗議書。▲六月二十日，楊銓被刺，往萬國殯儀館送殮。時有先生亦將不免之說，或阻其行，先生不顧，出門不帶門匙，以示決絕。▲七月「文學」月刊出版，先生爲同人之一。▲十月，先生編序之「一個人的受難」木刻連環圖印成。▲同月「木刻展覽會」假千愛里開會。▲又短評集「僞自由書」印成。

民國二十三年 西歷一九三四年 五十四歲

一月「北平箋譜」出版。▲五月校雜文「南腔北調集」，同月印成。▲五月，先生編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八月編「譯文」創刊號。▲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識者被逮，離寓避難。▲十月「木刻紀程」印成。▲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盜

汗，病後大瘦，義齒與齦不合。 ▲同月短評集「准風月讀」出版。

民國二十四年 西歷一九三五年 五十五歲

一月譯蘇聯班台萊夫童話「錢」畢。 ▲二月開始譯果戈里「死魂靈」。 ▲四月，「十竹齋箋譜」第一冊印成。 ▲六月編選「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並作導言畢，印成。 ▲九月高爾基作「俄羅斯的童話」譯本印成。 ▲十月，編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續寫「故事新編」。 ▲十二月，整理「死魂靈百圖」木刻本，並作序。

民國二十五年 西歷一九三六年 五十六歲

一月，肩及脅均大痛。 ▲同月二十日與友協辦之「海燕」半月刊出版。 ▲又校「故事新編」畢，即出書。 ▲二月開始續譯「死魂靈」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驟患氣喘。 ▲四月七日良友公司爲之選定「蘇聯版畫」。 ▲同月編「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醫云胃病，以後發熱未愈，三十一日，史沫持黎女士引美國鄧醫生來診斷，病甚危。 ▲六月，從委頓中漸愈。稍能坐立誦讀，可略作數十字。 ▲同月，病中答訪問者O·V·「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又「花邊文學」印成。

- ▲七月，先生編印之「凱綏，何魯惠支版畫選集」出版。▲八月，痰中見血。▲爲「中流」創刊號作小文。▲十月，稱體重八十八磅，較八月一日增得二磅。▲與阿夫作「壞孩子和別的奇聞」譯本印成。▲能偶出看電影及訪友小生。▲同月八日往青年會觀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十七日出訪鹿地亘及內山完造。▲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氣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逝世。



\$ 250
¥ 0.25

25